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五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南有嘉魚之什第十五

詩小雅

南有嘉魚疏

毛序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箋樂得賢者與共立於朝相燕樂也。儀禮鄉

飲酒鄭注南有嘉魚言太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也能以禮下賢者賢者累蔓而歸之與之燕樂也此齊說義與毛同詩汜麻樞曰嘉魚在己火始也亦齊說魯韓無聞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注韓罩作淖

疏傳江漢之間魚所產也罩罩簾也箋烝塵也塵然猶

言久如也言南方水中有善魚人將久如而俱罩之遲之也喻天下有賢者在位之人將久如而並求致之於朝亦遲之也遲之者謂至誠也。釋器簾謂之罩李巡曰簾編細竹以為罩捕魚也孫炎曰今楚罩也陳喬樞云淮南說林訓釣者靜之採者扣舟罩者抑之望者舉之為之異得魚一也郝氏懿行云今魚罩以竹為之漁人以手抑按于水中以取魚故淮南云罩者抑之抑即按也愚案烝罩也罩非一故云罩罩說文簾罩魚者消作簾今作簾者非韓罩作淖者廣雅淖淖罩也正釋此詩之義寺三定竟尾託

其臣故賢者歸往也綏安也與嘉賓燕飲而安之燕禮曰賓以我安○據鄉飲酒鄭注賢者纍蔓而歸之是齊詩以甘瓠纍蔓

君子說與毛同
翩翮者雖燕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疏傳雖壹宿之

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我將久如而來遲之也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馬瑞辰云又即今之右字古右與侑宥通用大祝以享右祭祀注右讀為侑形弓毛傳右勸也勸即侑也大司樂王三宥注宥猶勸也宥亦侑之借也此詩又當即侑之借猶侑可通作右與宥耳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疏毛序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大乎之基矣

○儀禮鄉飲酒鄭注南山有臺言太平之治以賢者為本愛友賢者為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既欲其身之壽考又欲其民德之長也齊義與毛大同魯韓未聞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疏傳與也臺夫須也萊草也箋與者山之

詩三家既集疏卷十五南有嘉魚之什 二

賢臣以自尊顯。陸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為蓑笠都人士傳臺所以禦雨是也。胡承瑛云無羊傳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則臺止可為蓑不可為笠止以禦雨非以禦暑可知。陳啟源以郭氏雅注陸氏詩疏皆承鄭箋臺皮為笠之誤是也。其又引爾雅蒿侯莎與夫須為一草則因本草別錄謂莎一名夫須御覽引廣志云莎可以為雨衣而誤不知蒿侯莎即夏小正之緹縞羅願以為其根即香附子者為是與臺不相涉臺不妨亦有莎名究不得以夫須為蒿侯也。陸疏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蒸以為茹謂之萊蒸馬瑞辰云萊釐萊三字古同聲通用爾雅釐蔓華說文萊蔓華萊即釐猶來牟一作釐牟齊民要術引詩義疏曰萊藜也玉篇廣韻並云萊藜草也是萊即藜也。萊草多生荒地後遂言萊以概諸草故周禮言萊田詩亦言汗萊孔疏乃云非有別草名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由不知萊即釐與藜耳。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疏傳基本也箋只之言是也人君既得賢者置之於位又尊敬以禮樂樂之則能為國家之本得壽考之福。○左襄二十四年傳子產曰夫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毋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又昭十三年傳同盟于平丘子產爭承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案兩引詩皆作旨旨與只皆語詞求樂謂以固其邦家為樂無期猶言無竟易林復

之賁使君壽考南山多福言使君子多壽與鄭注欲其身之壽考同義齊說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疏箋光明也政教明有榮耀。唐開成石經只皆作旨丁晏云衡方碑集旨君子口口無疆亦用此篇之文員聲同段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注**魯樂只作凱悌樂

只君子德音不已**疏**箋已止也不止者言長見稱頌也。釋文杞音起草木疏其樹如樛一名狗骨禮大

學引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齊詩訓義極精魯樂只作凱悌者白虎通號

篇凱悌君子民之父母說苑政理篇同皆魯說也禮凱豈經傳通作凱悌樂易也德心寬厚能順民情故可以為民之父母鄭

禮注云又欲其民德之長謂此章德音不已是也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疏傳栲山栲杻櫛也眉壽秀眉也箋遐遠也遠不眉壽者言其近眉壽也茂盛也。栲杻已見山有樞篇釋詞云遐何也遐

不何不也慰案早麓詩遐不作人潛夫論德化篇引作胡不作人隰桑詩遐不謂矣禮表記引作瑕不謂矣鄭注瑕之言胡也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五 南有嘉魚之什 三

是三家訓遐為胡鄭非不知及箋毛詩遂不恤曲為遷就近儒
糾正驚為新得不知實古義也陳奐云七月傳眉壽豪壽也義
與此同方言眉老也東齊曰眉或三家詩有謂
眉為老者愚案箋訓茂為盛謂名德較前更進

南山有枸北山有桵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疏傳枸枳枸桵鼠梓黃黃髮也耇老艾養保安也○陸疏云枸

可為函板枝柯不直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嗽之甘美如飴

八九月熟江南特美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明堂位注作枳棋

釋木桵鼠梓郭注楸屬也今江東有虎梓鼠虎音轉陸疏云具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

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愚案此三篇亦見卷首三家不入

蓼蕭疏毛序澤及四海也箋九夷入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國

在九州之外雖有大者爵不過子虞書曰州十有二師

外薄四海咸建五
長○三家無異義

馨彼蕭斯零露漙兮疏傳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漙漙然蕭上

諸侯亦國君之賤者露者天所以潤萬物喻王者恩澤不為遠

國則不及也○蓼莪傳蓼蓼長大貌此蓼義同蕭合馨香以供

祭祀之用諸侯有與助祭祀之禮故詩以蓼既見君子我心寫

兮疏傳輸寫其心也箋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也

子我則盡輸其歸嚮之誠也列女趙佛胥母燕笑語兮是以有

傳引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明魯毛文同燕笑語兮是以有

馨處兮疏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陳奐云朱集傳引蘇

氏曰馨豫通凡詩之馨皆樂也蘇氏之說是也爾雅豫樂也豫

安也則馨處安處也呂覽孝行篇注譽樂也南有嘉魚篇嘉賓

式燕以樂車牽篇式燕且譽六月篇吉甫燕喜韓奕曰韓姑燕
譽射義引詩則燕則譽而釋之曰則安則譽是譽皆安樂之意
也愚案詩言天子與之燕而笑語則遠國諸侯是以咸有喜樂
而居處兮燕當從箋訓陳氏奐釋為安與下句意複左昭十二
年傳宋華定來聘公賦蓼蕭叔孫昭子以為宴語之不
懷即指此章燕笑語兮也釋燕為宴飲古義本如此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五 南有嘉魚之什 四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疏傳漙漙露蕃貌龍龍也爽差也箋為龍為光言天子恩澤光

受魯君之寵光以魯君比詩之君子也易林恒之蹇云蓼蕭露

漙君子龍光鳴鸞唯唯福祿來同晉之大有同正用齊詩文晉

忘明齊毛文同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疏傳泥泥濡也豈樂弟易也為兄亦宜為弟亦宜箋孔甚燕

同姓兄弟諸侯無不成宜故令德遠聞而有壽樂之福也河水

傳兄弟同姓臣也四海遠國未必有同姓兄弟往封此言君子

接待同姓無不相宜故遠人慕德而稱頌之昭子謂華

定令德之不知指此杜注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蓋誤

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韓說日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

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萬福攸同

疏傳漙漙厚貌傳善也

革善首也冲冲垂飾

貌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箋此說天子之車飾者諸侯燕見天子

天子必乘車迎于門是以云然攸所也○釋器鸞首謂之革郭

注鸞鞞鞞見詩謂此段玉裁云說文無鞞字有鞞字鞞鐵也一

曰鸞首銅也从金攸聲石鼓詩田車既安之下有鞞鞞字焦山

周鼎有攸勒字博古圖周宰辟父敦銘三皆有攸勒字疑詩經

文倬革皆鞞勒之譌鞞勒猶唐人所云金勒古鐘鼎鞞省作攸

後人不知為鞞字之省輒製攸下从革之字革者勒字之省鸞

首謂之勒勒馬頭絡銜所以繫轡故曰鸞首陳喬樞云載見詩

鞞革有鸞鄭箋以鸞為金飾貌與說文云鞞鸞首銅也訓合革

為轡首以皮為之鞞為轡首飾以金為之孔疏謂鞞以皮為之

誤和鸞均言鈴賈子新書容經云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

章登車則馬行馬行則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故詩

曰和鸞唯唯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續漢輿

服志劉昭注引白虎通車旂篇云本書此一鸞也七百七十一

車所以有和鸞者何以正威儀節行舒疾也鸞者在衡和者在

軾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其聲鳴曰和敬舒則不鳴疾則失

音明得其和也故詩云和鸞雍雍萬福攸同魯訓曰和設軾者

也鸞設衡者也又續漢五行志劉注引謝承書陳宣曰與字國

應天張衡東京賦云珮以制容鑿以節塗行不變玉駕不亂步

薛綜注珮為行容鑿為車節行合容則玉聲應馬步齊則和鑿

響並謂君子之禮法皆魯家說也鸞在至和應禮經解注引韓

有曰和曰鷓之異明以在衡在軾別為二名古訓相承原有目
驗魯韓既合齊說必同徒以毛傳鷓之訓曲成鑣義是許鄭
所不能定者後人以臆斷之得毋甚武乎去古已遙姑從蓋闕
餘詳駟鐵篇天子以此車服屈尊禮接諸侯遠人戴德宜為萬
福之所同歸昭子謂華定同福之不受言其不荅此詩也易林
鳴鶴雍雍福祿來同用齊詩文雖雍雍字同已見何彼穠矣篇
白虎通作雍雍是魯齊詩與毛異
文新書作雍雍蓋魯家亦作本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露 **疏** 毛序天子燕諸侯也箋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觀
之歡三爵畢恩訟之恒同人之離同又訟之既濟云白雉羣雉
慕德貢朝湛露之恩使我得歡是天子燕諸侯之說三家與毛
同也左文四年傳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
於是乎賦湛露尤為天子燕諸侯之塙證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 **疏** 傳興也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乾也

物湛湛然使物柯葉低垂喻諸侯受燕爵其儀有似醉之貌諸
侯放酬之則猶然唯天子賜爵則貌變肅敬承命有似露見日
而晞也。王逸楚詞九章注湛湛厚也詩曰湛湛露斯厚與茂
盛義近又九歌注晞乾也詩曰匪陽不晞明魯毛文義並同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五 甫有嘉魚之什

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注魯厭作厭韓作惜疏傳厭厭安也夜飲

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潔宗也箋天子宴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爾族人猶羣臣也

其醉不出不醉出猶諸侯之儀也飲酒至夜猶云不醉無歸此天子於諸侯之義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

魯厭作厭者釋訓厭厭安也說文厭安也从心厭聲詩曰厭厭夜飲是魯本字毛借字張衡南都賦客賦醉言歸主稱露未晞

衡魯家詩用魯文也韓作惜惜者文選魏都賦李注引韓詩曰惜惜夜飲薛君曰惜惜和悅之貌也文選琴賦注引同釋文引

韓作惜惜與選注合三倉云惜惜性和也聲類云惜和靜貌魏都賦惜惜醜燕即本韓詩凡毛詩作厭者魯韓字多从音如厭浥

行露作浥浥行露厭厭其苗作穉穉其苗厭厭良人作惜惜良人及此皆是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在考疏傳豐茂也夜飲必

同姓諸侯也載之言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而樂桓公

命以火繼之敬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於是乃止此之謂不成也○胡承珙云經言宗者如左傳辟之宗十一族及宗不余

辟之類釋言茂豐也故豐亦訓茂在者於也在宗猶言於同姓也於其人非於其地言必於同姓乃有夜飲之禮正以明異姓

耳 則否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願允君子莫不令德疏箋杞也棘也異類喻庶姓諸侯也令

善也無不善其德言飲酒不至於醉○胡承珙云凡木叢生被露獨厚杞棘並有苞稱故以並言案四牡苞杞傳即枸櫞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注韓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韓說曰離

離長貌豈弟君子莫不令儀疏傳離離垂也箋桐也椅也同類而異名喻二王之後也其實離

離喻其薦俎禮物多於諸侯也飲酒不至於醉徒善其威儀而已謂陔節也○其桐至長貌初學記二十八引韓詩章句文引

經明韓毛文同陳喬樞云離離毛訓垂與長義相成實長則垂故其貌離離然也箋說離離為俎實非張衡西京賦朱實離離

用魯詩文又南都賦接歡宴於日夜終愷樂之令儀用魯詩莫不令儀文

湛露四章章四句

彤弓疏毛序天子錫有功諸侯也箋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

弓矢然後專征伐○三家無異義

寺三下長長在 卷下 南有嘉魚之什 七

形弓昭兮受言藏之疏傳形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昭弛貌言我也箋言者謂王策命也王賜朱弓必

策其功以命之受出藏之乃反入也○荀子大略篇天子雕弓

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陳喬樞云公羊定四年傳何休注天

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所言與荀子略同釋文嬰

弓見司馬法案北山經燕山多嬰石注石似玉有符采嬰帶所

謂燕石也嬰弓之嬰蓋同天子諸侯皆彤弓矢天子弓有雕飾

故曰雕弓大夫士皆盧弓矢大夫弓亦有文飾故曰嬰弓也荀

為魯詩之祖何亦用魯詩皆魯說也孔疏歌敘王意故箋

易傳案言我王自我也受策出入反敘諸侯意矣非是 我有

嘉賓中心祝之鐘鼓既設注韓詩曰鐘鼓既設設陳也一朝饗

之疏傳祝賜也箋祝者欲加恩惠也王意殷勤於賓故歌序之

大飲賓曰饗一朝猶早朝○馬瑞辰云說文無祝字况寒

水也釋詁况賜也魯語况使臣以大禮况即祝也是况既通作

廣韻况善也中心祝之正謂中心善之猶觀禮云子一人嘉之

嘉亦善也祝之與下好之善之同義箋云祝者欲加恩惠蓋亦

訓祝為善耳鐘鼓既設設陳也者玉篇言部引韓詩文明韓毛

文同皮嘉祐曰禮月令整設于門外注設陳也廣雅釋詁同說

文設施陳也是設本訓陳韓用古訓解之何楷云饗禮見大行

人其牲則體薦體薦則房烝亦有飯食春人云凡饗食其其食

米是饗禮兼燕與食矣但燕或於寢而饗則於朝立成不坐設

凡不倚爵盈不飲獻如其命數而止不必時久故一朝可以成禮然亦見王者勤於待賓賞不踰時如此胡承珙云天子饗禮雖亡然大饗用鐘鼓見大司樂樂師大師小師既曉鐘師鼓師辨師典庸器者皆有其文魯語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詩但言樂盛即知禮隆孔疏燕或至夜饗則禮成而罷故以一朝言

彤弓昭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疏傳載之載以歸也喜樂也右勸也箋載之山載之車也右之也。胡承珙云上言鐘鼓既設則右疇明是饗時之事楚茨傳有勸也與此正同是右爲有之段借右之疇之當主有幣酬幣爲義詳見下章

彤弓昭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疇之

疏傳彙韜也好說也疇報也箋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疇疇猶厚也勸也。何楷云禮於饗有有有賓勸飽之幣上章言右是也於飲有酬賓送酒之幣此章言疇是也饗爲飲禮兼言右疇者以饗亦兼食故也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公授宰夫束帛以有注謂君以爲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深安賓也又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寺三下變長虎

大夫致之以侑幣注謂君有疾病及他故必致之者不廢其禮
 又曰致饗以酬幣亦如之然則不親饗以酬幣致之明親饗有
 酬幣矣侑幣公食大夫禮用束帛其酬幣則無文聘禮注又引
 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也必疑琥璜為天子酬諸侯之
 幣以琥璜非爵名而云爵明以送酒也食禮無爵可送則琥璜
 饗酬所用也謂饗禮酬賓以琥璜將幣耳小行人合六幣琥以
 繡璜以黼則天子酬諸侯以繡黼而琥璜將之胡承珙云何說
 甚是然尚牽合於食禮之侑左莊十八年傳虢公晉侯朝王王
 饗禮命之宥註穀馬三匹信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宥
 皆賜玉五穀馬三匹信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宥
 禮命晉侯宥註東自以兼食禮之故至酬幣既見於儀禮春秋時
 更有玉與馬不必以兼食禮之故至酬幣既見於儀禮春秋時
 秦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晉侯享范獻子辰莊叔執
 幣皆饗有酬幣之證郊特牲大饗君三重席而酢三獻之介君
 專席而酢有酢必有酬此所以用酬幣也儀禮親禮饗禮乃歸
 注云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略言饗禮互文也
 疏云以此文為互則饗食燕皆有酬幣侑幣是以掌客疏三饗
 三食三燕云云即云若弗酌則以幣致之此節注疏最為明瞭
 饗禮既有侑酬則此詩右之酌之即饗時之侑幣酬幣不必牽
 及於食
 燕矣

形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者莪疏毛序樂育材也君子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徐幹中論藝紀篇先王之欲
 人之為君子也故立保氏掌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日
 五射四曰五御五日六書六曰九數教六侯一曰祭祀之容二
 曰賓客之容三日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日軍旅之容六
 曰車馬之容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菜合萬舞秋班學合
 聲諷誦講習不解於時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
 樂且有儀美育人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既修其質且加其文
 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公故君子
 非仁不立非義不行非藝不治非容不莊四者無愆而聖賢之
 器就矣徐用魯詩所說詩義乃魯廟也古者育材之法備於此
 矣齊韓無異義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注韓詩曰菁菁者莪韓說曰菁菁盛貌也

疏傳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
 長育人材如何之長莪菁菁然美長育之者既教學之又
 征役也○秦蕤至盛貌文選東都賦李注引韓詩薛君文馬瑞
 辰云集韻一先葦草貌葦葦者莪李舟說案觀文菁非華也
 葦三之莪莪也

草盛貌葦草貌則訓盛貌當以葦為正字毛詩作菁菁集韻引作萍萍皆借字陳喬樞云桃夭詩其葉葦葦傳云至盛貌義與韓合王逸楚詞招魂注蔡蔡積聚之貌積聚亦與盛義同釋草莪離孔疏引舍人曰莪一名蘿郭注今莪蒿也陸疏莪蒿也一名蘿蒿也生澤田漸渚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萹蒿大陵謂之阿亦釋地文據經文莪非獨澤

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疏箋既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田有矣

儀見接○案君子謂在上者左文三年傳公如晉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故不愼儀君賦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陳奐云莊叔釋詩樂即經之樂愼儀即經之有儀賦之以大禮所謂錫我百朋也愚案學士見君子所樂非在得官飢饉賦賦黠君于於人無不以禮儀相接亦非所以詠嘆也據莊叔言愼儀又言何樂如之樂儀皆屬己言徐幹論育材之道教以六藝六儀又云既修其質且加其文且加其文者且有儀也則可樂之事當在修質教以六藝即修質之事眾材入學春秋講誦習說羣樂皆見君子後事也序言天下喜樂與此無涉列女齊宿瘤女傳引詩日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又陳國辯女傳引詩日既見君子二句合之中論所引明魯毛文同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疏傳中沚沚中也喜樂也○列女齊鍾

離春傳引詩云既見君子

我心則喜明魯毛文同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疏傳中陵陵中也箋

朋賜我百朋得祿多言得意也。陳奐云淮南道應篇散宜生

得大貝百朋以獻紂高注五貝為一朋百朋五百貝說文具海

介蟲也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是古用貝

為貨周兼用泉布而貝不廢漢書食貨志大貝四寸八分以上

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么貝二寸四分以上小貝寸二分以上二

枚為一朋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是為貝貨五品貝不盈

六分不得為貨此新莽制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疏傳楊木為舟載沈

載浮亦浮箋舟者沈物亦載浮物亦載喻人君用士文武亦用武

亦用於人之材無所廢休者休休然。釋文休美也淮南說林

訓舟能沈能浮愚者不加足高注舟船能載浮物愚者不敢加

足畏其沈詩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是也愚案據高注明魯毛

文同孔疏云載飛載止及載震載育之類傳箋皆以載為則然

則此載亦為則言則載沈物則載浮物也案載為則又於則下

加載字古訓皆不如此

詩三之卷之九 卷之九 南有嘉魚之什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注齊說曰宣王與師命將征伐獫狁詩人美大其功魯說

曰周室既衰四夷竝侵獫狁最彊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

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

征伐獫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又曰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獫

狁威蠻荆疏毛序宣王北伐也箋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

至中興漢書韋元成傳引劉歆議文周室至變荆蔡邑諫伐鮮卑議文據此齊魯與毛同韓蓋無異義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疏傳棲棲簡閱貌飭

戎服也箋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戎車革輅之等也其

等有五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馬瑞辰云棲栖古同字義與

論語栖栖同謂行不止也廣雅猗猗往來也猗猗即棲棲謂往

來不止之兒猗猗通作棲棲猶猗猗通作猗猗皆音近借字耳

采薇傳騤騤疆也易林益之井六月騤騤各欲有望專征未壯

候待旦明蹇之小過同惟專征作後來焦用齊詩文陳喬樞云

未壯皆束裝之詞出車詩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箋言召衛夫使
裝載物而往是謂載為裝也太玄玄錯云裝候時與易林束裝
候時語意正同馬瑞辰云常服箋說是左閔二年傳梁餘子養
日帥師者有常服矣杜注韋弁服軍之常也兵事以韋弁服為
常服猶殷士以黼冔助祭亦日常服也若傳以
日月為常則於文王詩常服黼冔不可通矣
獾狁孔熾我是

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注齊急作戒疏甫傳熾盛也箋此序吉

甚熾故王以是急遣我于日匡正也王曰今女出征獾狁以正
王國之封畿○齊急作戒者鹽鐵論錄役篇詩云獾允孔熾我
是用戒故守禦征伐所由來久矣是齊文與毛異盧文弨云戒
當作械釋言械急也郝懿行云械者心之急也戒即械字之省
謝靈運述征賦云宜王用棘於獯狁是六朝本有作我是用棘
者棘即急也亦本三家詩王于出征以匡王國者王引之云爾
雅于日也曰古讀率字本作吹或作日或作率王于興師王率
興師也王于出征王率出征也率曰古字通故爾雅訓于為日
箋每以爾雅之于曰為論語子曰之日失其指矣馬瑞辰云于
訓為日日詞也箋讀為發聲之曰失之據詩云以匡王國以佐
天子則知王不親征王于出征猶秦詩王于興師不得謂王自
興師也王肅述毛以前四章為宣王親征謬也匡助也以匡王
國猶云以佐天子匡又為救左成十八年傳匡乏因救災
患杜注匡亦救也救助義亦相通廣雅救助也是其證

比物四驥閑之維則疏

傳物毛物也則法也言先教戰然後用

會同毛馬而頌之凡軍事物馬而頌之注毛馬齊其色物馬齊

其力比物者比同力之物戎車齊力尚強不取同色而四驥者

雖以齊力為主亦不厭其同色無同色者乃取異

毛耳閑之是先閑習故知先教戰而後用師也

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疏傳師行三十

以佐其為天子也箋王既成我戎服將遣之戒之曰日行三十

里可以舍息又曰令女出征伐以佐我天子之事與北狄也

孔疏諸軍法皆以三十里為限漢

書律麻志計武王之行亦準此也

四牡修廣其大有駟薄伐玁狁以奏膚功有嚴有翼共武之服

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疏

傳修長廣大也駟大貌奏為膚大公功

也嚴威嚴也翼敬也箋服事也言今師

之羣帥有威嚴者有恭敬者而共典是兵事言文武之人備定

安也。說文駟大頭也陳奐云其大有駟猶言有駟其大與有

賁其實有皖其實句法同特倒詞以合韻馬瑞辰云釋文共王

徐音恭軍事以敬為主左傳所謂不共是懼也共武之服即言

敬武之事正承上有嚴

有翼言之嚴翼皆恭也

獫狁匪茹整居焦穫注魯獲作護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疏獲傳焦

地接于獫狁者箋匪非茹度也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言獫狁

之來侵非其所當度為也乃自整齊而處周之焦穫來侵至涇

水之北言其大恣也○易林未濟之睽云獫狁匪度治兵焦穫

伐鎬及方與周爭疆元戎其驚以安我王匪度毛作匪茹箋云

度也即周齊義申毛言其不自量度敢與上國爭疆也整即治

也故焦氏以為治兵魯獲作護者釋地周有焦護是釋此詩毛

作獲則作護者魯詩也郭注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水經漑

水注漑水東注鄭渠渠首上承涇水於中山西邸瓠口所謂瓠

中也漢池陽縣屬馮翊晉屬扶風郡今陝西西安府涇陽縣西

北有焦穫澤即此焦穫在渭北涇東漢書西域傳自周衰戎狄

錯居涇渭之間侵暴中國蓋宣王時獫狁之整居焦穫乃暫時逼

于涇陽之間侵暴中國蓋宣王時獫狁之整居焦穫乃暫時逼

處一經驅逐仍即遠竄至幽王以後犬戎遂據焦穫而有之矣

侵鎬王肅以為鎬京王基駁之云下章來歸自鎬我行永久故

劉向曰千里之鎬猶以為遠王駁是也其地未聞方者出車篇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是也蓋獫狁駐兵於涇東游騎蔓延徧于

涇北特未敢踰涇水而南耳涇陽者涇水之北秦有涇陽君漢

立涇陽縣今甘肅平涼府平涼縣西四十里故城即其地也據

史記取焦穫而居涇渭間是焦穫非遠方為南仲所城鎬則劉

向以為千里是鎬方非近孔疏云鎬方雖在焦穫之下不必先

焦穫乃侵鎬織文鳥章白莪央央注魯作帛旃英英疏傳鳥章

方其說是也也央央詳明貌箋織徽識也鳥章鳥隼之

為章也白旃繼旄者也央央詳明貌箋織徽識也鳥章鳥隼之

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織文者段玉裁云毛無傳蓋讀與

禹貢厥篚織文同鳥章帛旃皆繼帛為之箋易為徽識則其字

作識周禮注左傳注說文皆作徽識胡承珙云徽識者為旗則

大在衣則小鄭特推廣言之非以織文二句專指在衣之徽識

也鳥章者釋天錯革鳥曰旗孫炎曰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

鳥於縵郭注以革為之置於旄端白花央央者今本莪作旃釋

文云白花本又作旃繼旄曰莪左傳莪是也一日旃與莪古

今字孔疏本同是陸孔皆作白花魯作帛旃英英者公羊宣十

二年疏引釋天云旌旂縮廣充幅長尋曰旌繼旄曰旃孫氏云

繼黑縵也帛續旄末亦長尋詩曰帛旃英英是也所引即孫炎

爾雅注文毛作白花央央則作帛旃英英者魯文也陳喬樞云

公羊注繼旄如燕尾曰旃釋名雜帛為旃以雜色綴其邊為燕

尾將帥所建象物雜也據孫說旄用黑縵為之其繼旄之旃則

以雜帛續之為燕尾縵縵相雜故云雜帛為旃縵得專帛名者

周之正色時王所向也此詩正義云言白旃者謂縵帛縵通帛

曰旃亦是縵也說與前備合惟出其東門正義及周禮司常疏

引此詩皆以白旃為白色此賈孔誤解疑六月正義乃襲劉光

伯述義語故得不誤耳央釋文音英或於良反知元戎十乘以

舊讀以央為英之假借故音從英或讀失之矣

先啟行注韓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韓說曰元戎大戎謂兵

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綬輪馬被甲衡輓之上畫有劍戟名

曰陷陣之車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疏傳元大也夏后

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箋鈎鈎般行曲直有正

也寅進也二者及元戎皆可以先啟突敵陳之前行其制之

同異未聞○陳奐釋傳云鈎車以下御覽六十五引古司馬兵

法同古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十人然則甲士二五為一乘十

乘百人即甲士百人諸侯有大功賜以虎賁百人得專征伐者

謂此也吉甫帥師元戎十乘左昭十三年傳劉獻公曰天子之

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正本此詩詩曰至伍也史記

三王世家集解引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及韓嬰章句文元

戎二句本韓詩明韓毛文同所謂韓嬰章句即薛君章句也馬
瑞辰云韓言車制較詳言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者左宣
十二年傳孫叔曰進之甯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
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是以先啟行
即是薄人故鄭訓為啟突敵陣之前行不為自開其行列左傳
正義服虔引司馬法謀師篇云大前驅啟乘車大晨倅車屬焉
所云大前驅即元戎也啟乘車與大晨倅車皆為所屬則是元
戎居啟行之先與韓鄭以啟行為突啟敵陣者義異或本魯齊
詩三家護表疏卷十五南有嘉魚之什

詩說班固燕然山銘
元戎輕武用齊詩文

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疏傳輕擊佶正也箋

之如擊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之貌。惠棟云擊

當作輦淮南子高注輦音至从車不从手段玉裁云軒輕即軒

輞也既夕禮鄭注輞擊也說文輞重也謂車重也士喪禮軒輞

中鄭朝擊也擊擊輕同字輞雙聲許書有輞擊而已擊者依聲

託事字也軒言車輕輞言車重引申為凡物之輕重據此淮南

从車誤也胡承珙云淮南人間訓道者置之前而不能令輞錯之後

而不軒後漢馬援傳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皆謂

平均調適無所輕重低昂之意凡車輕前者必軒後輞馳也

有輕狀則前必過於輕從前視之不見有軒狀則後必過於重

故曰如輕如軒非真有輕軒而不啻其輕軒則一低一昂自然

調適箋語善於形容又云說文佶正也引詩既佶且閑詩上二

句言車之善下二句言馬之善車以平均調適為善馬以整齊

馴習為善佶者整齊閑者馴習不必如箋說壯健也張衡東京

賦既佶且閑薄伐獫狁至于大原疏傳言逐出之而已。案漢

明魯毛文同薄伐獫狁至于大原疏書句奴傳周宣王時獫狁

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蠶

之螫敗之而已故天下稱明與傳義合漢書敘傳薄伐獫狁

鐵論絲役篇周宣王尹吉甫式遏寇虐詩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明齊毛文同漢書韋元成傳載劉歆引詩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明魯毛文同顧炎武云朱子集傳以爲今太原陽曲縣卽詩之太原案古之言太原者多矣若此詩則當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太原可得而明也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并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後漢靈帝紀段熲破先零羌於涇陽注涇陽屬安定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太原當卽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爲原州亦是取古太原之名爾計周人之禦獫狁必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從東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國語宣王料民于太原亦以其近邊爲禦戎之備必不料之於晉國也胡渭云漢安定郡治高平縣後廢元魏改置曰平高唐爲原州治後徙治平涼縣西去故州一百六十里故州卽元開城縣今固原州也小爾雅高平謂之大原則大原當在州界非平涼縣縣乃古涇陽在固原之東獫狁侵及涇陽而薄伐之以至於大原蓋自平涼逐之出塞至固原而止不窮逐也陳奐云方輿紀要陝西平涼府鎮原縣在府北百三十里縣西二里有高平故城固原州在府西北百十里鎮原爲唐之原州治固原屬原州界西之中疑古大原當在鎮原平涼卽涇陽地從涇陽直北追至鎮原不更向西北矣史記匈奴傳武王伐紂放逐戎夷涇洛之北當亦不甚相遠也案當時吉甫直出涇陽遂破獫狁楊雄并州牧箴

所云宣王命將攘之涇北也騶引齊清鎬地而至大文武吉甫

原追逐千數百里終宣王之世邊境無事功亦偉矣文武吉甫

萬邦為憲疏傳吉甫尹吉甫也。案崧高作誦是其文也。薄伐獫狁是其武也。漢書人表尹吉甫列上下第

三等次周宣王世憲法釋詁文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魚鱉膾鯉

疏傳祉福也。御進也。箋吉甫既伐獫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日月長久今飲之酒使其諸友恩舊者侍之又加其珍美之饌

所以極勸之也。漢書陳湯傳劉向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信以

為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向引魯詩明魯毛文同。易林豫之萃云飲御諸友所求大得小畜之大過同。賁之頤云魚鱉膾鯉

明齊毛文同。胡承珙云大射儀羞庶羞注有魚鱉膾鯉者。天子諸侯之射先行燕禮。此詩所言其即燕禮之庶羞與。愚案詩上

明言燕喜。胡以為庶羞之禮是也。王夫之云禮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鄭注不以所與燕者為賓。燕主序

歡心賓主敬也。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露堵父為客。此之謂也。君燕卿大夫膳夫為主。而別命賁則君與所燕者皆尊安矣。天

子之大夫稱字張仲大夫也。燕吉甫而命仲為賓。此與卿燕大

夫為賓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注魯說曰張仲孝友善父母為孝之禮也

善兄弟為友疏傳侯維也張仲賢臣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吉甫之友其性孝友○張仲至為友釋訓文魯說也漢書人表張仲列上下第三等次周宣王世仲作中蓋齊詩亦作本易林離之坎云六月采芑征伐無道張仲方叔克勝飲酒又小過之未濟云六月采芑征伐無道張仲季叔孝友飲酒馬瑞辰云歐陽集古錄薛氏鐘鼎款識並載有張仲簠銘五十一字其文曰用饗大正歆王寶饌具召飢張仲受無疆福諸友殮飢具飽張仲昇壽簠銘言諸友與詩飲御諸友合簠蓋因此時得與燕飲作也易林云張仲季叔孝友飲酒蓋以詩言諸友當時叔季皆在詩特言張仲以該叔季也此皆齊說蔡邕為陳留縣上孝子狀張仲孝友侯在左右周宣之興實始于此又張玄祠堂碑其先張仲者實以孝友為名臣左右王室潛夫論志姓氏篇詩頌宣王張仲孝友後漢書楊賜對書曰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此言張仲佐宣王

處內皆魯說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疏

毛序宣王南征也○三家無異義詩汜麻樞曰午采芑也此齊說

詩三家義疏卷之十一南有嘉魚之什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注魯說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

新田疏傳興也芑菜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菑宣

其家養育其身也士軍士也○孔疏引陸疏芑似苦菜莖青白

色摘其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為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

雁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是也馬瑞辰云據齊民要術引

詩義疏云芑似苦菜青州謂之芑說文芑菜也芑即苦菜而陸云

芑字皆芑之譌芑聲之轉故芑謂之芑也芑即苦菜而陸云

似苦菜者宋嘉祐本草謂苦芑野生者名芑今人家常食為

白芑是苦菜有二種陸蓋以芑為家中種者以苦菜為野苦芑

今北人呼芑芑菜故云芑似苦菜也據詩下文則芑種於田不

為野芑明矣田一至新田釋地文魯說也孔疏引孫炎曰菑音

災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郭注今江東呼初耕地

反草為菑是魯毛不異禮坊記鄭注二歲曰菑三歲曰新

田禮注多據齊詩說蓋齊魯師說所傳異詞故不同耳

方叔方叔臨師眾干扞試用也箋方叔臨視

此戎車三千乘其士卒皆有佐師扞敵之用爾司馬法兵車一

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漢書人表

方叔列上下第三等次周宣王世此齊說揚雄趙充國頌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此魯說說文隸臨也泣隸

聲近俗作莅陳奐云箋據司馬法一乘七十五人正義因謂天子六軍千乘三千乘十八軍金氏鴉云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耳今用十八軍二十二萬五千人自古未有如此之多司馬法本有二說鄭詩箋及論語注引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小司徒注又引司馬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鄭不詳其所以異賈疏及春秋孔疏皆以七十五人為畿內采地法不知王者軍制自畿內達之天下安得有異且士卒出於鄉遂非出於采地也江氏永謂七十五人者邱甸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此說得之然其解周官亦謂戰車七十五人則亦誤也車乘士卒經典有明文周官五伍為兩兩者車一乘也是明言二十五人為一乘矣蓋兵車一乘甲士十人步卒十五人甲士二伍步卒三伍士卒不相雜凡用兵選其強壯有勇者為甲士又選其尤者使居車上左人持弓矢主射右人持矛主擊刺中人主御是謂甲首左傳言獲其甲首三百甲首者甲士之首也三百人則車百乘也餘甲士七人蓋在車之左右步卒十五人蓋在車之後也調發之制一乘三十人而戰止用二十五人蓋用步卒五人將重車也杜牧孫子注云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此將重車二十五人也每一乘兵車所出之卒除五人將重車是兵車五乘重車一乘也五乘凡一百五十人馬二十匹其糗糧芻茭宜以大車載之矣重車在兵車之後將重車者大抵老弱之人皆步卒而非甲士故不用以戰行則將重車止則為炊爨樵汲等事也江氏

謂四兩為卒以一兩之人將重車抑又誤矣伍兩卒旅皆戰士將重車者非戰士也以一兩之人將重車則無以成卒又何以成旅師與軍乎惟以二十五人為一乘按之諸書皆合方叔南征車三千乘每乘二十五人三千乘得七萬五千人是王六軍之制也案金說確不可易又歷引左傳帥車三十乘甲士三千人孟子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管子一乘四馬白徒三十人奉車兩並與司馬法一乘三十人合可謂信而有徵矣師眾釋詁文干扞試用釋言文師干之試用言軍士之眾足為扞禦之用也

革 疏 傳 翼 壯 健 貌 芾 之 言 蔽 也 車 之 蔽 飾 象 席 文 也 魚 服 矢 服 也 筆 革 轡 首 垂 也 〇 馬 瑞 辰 云 說 文 衛 下 云 將 衛 也 將 下 云 帥 也 帥 亦 當 作 術 毛 作 率 者 術 之 消 借 韓 詩 多 借 作 帥 說 文 達 下 云 先 道 也 音 義 與 術 同 後 假 率 為 之 又 借 作 帥 若 率 之 本 義 自 為 捕 鳥 畢 帥 之 本 義 自 為 佩 巾 耳 采 薇 傳 云 翼 翼 閉 也 爽 讀 為 赫 有 爽 即 有 赫 猶 言 赫 赫 也 孔 疏 瞻 彼 洛 矣 云 赫 赫 有 爽 彼 茅 蒐 染 為 爽 故 知 赤 貌 也 陳 奐 云 載 驅 筆 芾 朱 韜 傳 芾 革 也 諸 侯 之 路 車 有 朱 革 之 質 而 羽 飾 是 路 車 有 赤 飾 也 載 驅 傳 又 云 簠 方 文 席 也 車 之 蔽 曰 芾 繕 人 凡 乘 車 充 其 籠 籠 說 文 籠 芾 也 芾 車 芾 也 車 芾 即 芾 矢 簠 繫 於 芾 故 曰 籠 籠 是 即 詩 之 魚 服 斂 鈎 膚 者 陳 奐 云 樊 者 絲 之 借 字 說 文 絲 馬 髦 飾 也 漢 之 羽 葆 幢 以 蔭

牛尾爲之如斗在乘輿左駢馬頭上馬製飾狀相似是謂絲纒亦與旌竿析羽注旌首相似故左哀二十三年傳言薦夫人馬稱旌絲禁邕獨斷云絲纒在馬膺前如索幫方言幫陳魏之間謂之帔自關而東或謂之襦禁以漢索幫比况絲纒皆謂下垂絲多之狀晉語亡人之所懷挾纒纒韋注纒馬纒也蓋以當時夷吾出亡未立爲君故馬皆有纒而無絲左成二年傳衛仲叔于奚請絲纒以朝新書審微篇絲纒者君之駕飾也是絲纒爲尊者之馬飾馬有絲纒猶人有綏纒綏與纒異材賤者止有冠纒尊者以綏爲飾人之纒結領下馬之纒結胷前纒卽馬帶以革爲之絲下垂其上有鈎金以爲飾先鄭賈馬蔡許說樊纒大略相同惟鄭康成讀樊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纒今馬鞍與古說異鞶革詳蓼蕭篇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泣止其車三千旂旒央央

疏傳鄉所也箋中鄉美地名交龍爲旂龜蛇爲旒此言軍眾將帥之車皆備○馬瑞辰云鄉與黨對文則異散文則通玉藻

鄭注鄉黨之細者淮南道應訓北息乎沈墨之鄉西窮冥冥之黨是鄉猶黨也左傳服注公羊何注國語韋注釋名並曰黨所

也黨爲所則鄉亦爲所矣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卽莫知其

所也廣雅所卽所也古者公田爲居廬舍在內還廬舍種桑麻雜菜疆畔則種瓜果小雅所云中田有廬疆場有瓜也方叔率

寺三不長流卷上五南有嘉魚之什

止約軹錯衡八鸞瑒瑒疏傳軹長轂之軹也朱而約之錯衡文

小戎謂之暢轂朱而約之朱其飾也考工記輪人言置轂之制

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為賢去三以為軹容轂必直陳篆必正

施膠必厚施筋必數轆必負餘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鄭

注篆轂約也說文軹下云長轂之軹也引詩或作軹段注大車

轂長尺五寸田車兵車乘車轂長三尺二寸五分三尺二寸之

長一為賢得六寸四分三為軹得尺九寸二分虛其一者留以

置輻也考工記之軹即詩之軹軹同音假借字取此尺九寸二

分者以革約之而朱其革詩所謂約軹也容如製甲必先為容

之容先為容轂之範盛轂於中以治之飾之陳篆者刻畫其文

而以革縷若絲嵌約之而後施膠施筋而後轆之以渾革而九

柰之而摩之革色青白而後朱畫之容轂以下渾轂所同也轆

而朱之軹所獨也本是幘而朱之毛云朱而約之許云以朱約

之者既朱則似先朱其革其意一也陳奐云錯衡謂衡上束文

也說文纒車衡三束也曲轅轅縛直轅算縛从革夔聲讀如論

語鑽燧之鑽或作纒案曲轅即曲勢曲轅車衡其約束之革是

日纒錯纒聲相近三束者衡之文也或謂以金飾衡者誤以錯

衡為金尼耳釋文瑒疏傳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瑒瑒聲也

本作鎗瑒瑒鑿聲 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瑒葱珩注魯芾作

紉韓齊魯珩作衡疏傳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瑒瑒聲也

慈蒼也三命慈所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

也言其強美斯劣矣箋命服者命爲將受王命之服也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也○命服者上公之服朱芾蔥珩皆是張衡綬笥銘服其命服明魯毛文同斯干箋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嫌於偏尊故知此朱是黃朱也煌煌言其明也有瑄猶瑄瑄三命赤韍蔥珩禮王藻文魯芾作綈者白虎通綈冕篇綈者蔽也行以蔽前者爾有事因以列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綈諸侯赤綈詩云朱綈斯皇室家君王又云赤綈金舄會同有繹又云赤綈在股皆謂諸侯也書曰黼黻衣黃朱綈亦謂諸侯也並見衣服之制故遠別之謂黃朱亦赤矣大夫蔥衡別於君矣天子大夫朱綈蔥衡士韎韜朱赤者盛色也是以聖人法之用爲綈服百王不易也陳喬樞云易乾鑿度天子三公九卿朱紱諸侯赤紱朱紱者賜大夫之服也鄭注朱赤雖同而有深淺之別說與此合然則諸侯惟得用赤綈入爲王臣始加賜朱綈天子三公九卿皆服朱綈蔥衡方叔爲宣王卿士故詩言朱綈斯皇有瑄蔥衡也韓齊魯珩作衡者玉府注引詩傳曰佩玉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衡牙瑱珠以納其間賈疏謂是韓詩唐時韓詩尙存其言可信又晉語注引詩傳曰上有蔥珩下有雙璜打張國勳注本舊辨璜璜所引不知何詩傳也大戴禮保傳篇下車以佩玉爲度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衡牙珽珠以納其間瑀瑀以雜之蔡邕月令章句云佩上有蔥衡下有雙璜瑀瑀以雜之衡牙瑱珠以納其間是齊魯家皆以衡瑀瑀瑀爲佩玉之大名中又有瑀瑀雜貫之賈疏云衡瑀瑀也謂蔥玉爲橫梁下以組懸於衡之兩頭兩

組之末皆有半璧曰璜故曰雙璜又以一組懸於衛之中央於末著衛牙使前後觸牙故曰衛牙案瑀瑀所置當於懸衛牙組之中央又以二組穿瑀瑀之內角衰係衛之兩頭組末係於璜納其間者組繩有五皆穿於其間也

歛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泄止其車三千師于之試

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疏傳戾至也伐擊也鉦以靜之

之鳥也飛乃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深攻入敵也爰於也亦集於其所止喻士卒須命乃行也其車三千三稱此者重師也鉦也

鼓也各有名焉言鉦人伐鼓互言爾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此言將戰之日陳列其師旅誓告之也陳師告旅亦互言之

○案說文鞠下云蹋鞠也鞠下云窮理舉人也鞠鞠經典通作陳喬樞云張衡東京賦陳師鞠旅衛習魯詩是魯亦作鞠御覽三百三十八引詩陳師鞠旅字作鞠蓋齊韓異文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注魯

說曰振旅闐闐出為治兵向威武也入為振旅反尊卑也韓闐

作嘖齊作鞠疏傳淵淵鼓聲也入曰振旅復長幼也箋伐鼓淵

闐闐然振猶止也旅眾也春秋傳日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

一也○顯允方叔猶言明信之方叔謂其號令明而賞罰信也

淵淵猶蕭蕭振旅至卑也釋天文魯說也陳奐云爾雅釋詩兼
及治兵則振旅為習戰制春秋二時教民三年教軍實皆有
治兵振旅習戰之事春秋莊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
人蔡人甲午治兵公羊傳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
戰也祠者治之借字穀梁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
也晉語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此行師習戰皆有治兵振
旅並與詩言振旅同箋謂戰止將歸失經信矣爾雅郭注闕闕
羣行聲陳喬縱以為襲舊注魯詩說說文闕盛親盛與羣行義
近韓作嘖嘖者說文嘖下云盛氣也从口真聲詩曰振旅嘖嘖
玉篇口部盛聲也引詩同此韓說也齊作鞠者左思魏都賦振
旅鞞鞞必是齊詩之異文文選李注引倉頡
篇曰鞞鞞眾車聲也呼萌切今為鞠字音田

齋爾蠻荆大邦為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注魯說曰齋不遜也

韓說曰元長也韓猶作猷魯猶亦作猷疏傳齋動也蠻荆驂

也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壯大猶道也箋大邦列國

之大也猶謀也謀兵謀也○案此章兩蠻荆皆荆蠻誤倒三家

可證傳釋為荆州之蠻孔疏亦有荆蠻內侵之語知毛詩原亦

作荆蠻揚雄揚州箴齋齋荆蠻本魯經文漢書賈捐之傳詩云
齋爾蠻荆大邦為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
家難自古而患之矣捐之為買誼曾孫誼孫嘉尚承家學捐之
寺三良夷齊流

卷上之南有嘉魚之什

否鳴鸞四牡駕出

行狩用齊經文

之子于苗選徒韓建旄設旄搏獸于敖**注**魯獸作狩疏子有

司也夏獵曰苗韓建旄設旄搏獸于敖也維數車徒者為有聲也敖地名箋于

日也歐田獵搏獸也敖鄭地今近安陽○釋天夏獵為苗周禮

左傳穀梁傳並云夏苗惟公羊傳以為無夏田記異選徒者選

讀為算說詳郝柏舟篇說文算數也大司徒撰車徒鄭注撰讀

日算算車徒謂數擇之也韓建旄設旄搏獸于敖也郭注

蹶然閑暇貌此蹶蹶亦閑暇貌也搏獸于敖搏乃薄之誤薄詞

也或玉林段玉裁皆云獸當作狩箋上獸字亦當作狩胡承琪

云此經疑本作薄獸于敖猶幽風言一之日于貉也彼箋云于

貉往搏貉以自為裘也往訓于搏貉訓貉故此箋以搏獸訓獸

然則經當作薄獸箋當作獸田獵搏獸也若經作狩而箋云狩

田獵搏獸也則上文已有駕言行狩何不於次章箋之釋文搏

獸音搏此為鄭箋作音非是經文作搏正義釋經云往搏取禽

獸於敖地則經文已誤薄為搏矣鄭所見毛詩目作獸不作狩

也馬瑞辰云毛詩作薄獸即薄狩之段借箋云田獵搏獸者亦

以經言搏獸非禽獸之獸故以田獵搏獸釋之耳魯獸作狩者

張衡東京賦薄狩于敖薛綜曰敖鄭地今之河南安陽也謂周

王狩也詩曰建旄設旄薄獸于敖衡所習者魯詩故作狩薛所

注者毛詩故作獸也水經濟水注後漢安帝紀注班固傳注引

詩作薄狩于敖所引蓋皆三家詩于敖者續漢郡國志河南陽縣有敖亭劉昭補注周宣王狩于敖左宣十二年傳晉師在敖邠之間即此胡承珙云敖邠圃田地本相近周語杜伯射王于邠韋注引周春秋宣王會諸侯田於圃杜伯自道左云云圃當作圃墨子明鬼篇略同而云宣王合諸侯田於圃蓋圃即圃田邠即敖邠韋以邠為邠京誤矣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注韓說曰奕奕盛貌

齊作騶騶魯芾作紉疏傳言諸侯來會也諸侯赤芾金舄達

箋金舄黃朱色也奕奕盛貌者文選謝惠連秋懷詩注引薛

君章句文蔡邕胡廣黃瓊頌奕奕四牡用魯經文陳喬樞云奕

奕毛詩傳箋皆無訓釋正義以為四牡之馬奕奕然閑習也韓

以諸侯皆來會故以盛言之說文騶騶馬行疾而徐也引詩四

牡騶騶行疾而徐亦閑習之貌馬瑞辰云騶與奕古聲近蓋即

此詩奕奕之異文案韓魯毛作奕奕則作騶騶者齊文也天子

朱芾諸侯赤芾魯芾作紉者白虎通紉冕篇引詩赤紉金舄會

同有繹詳見采芑篇采芑傳解芾云黃朱芾也蓋以賜上公服

之此金舄亦黃朱色而以金為飾則達於天子故曰達履晏子

春秋上篇景公為履黃金之基又晏子對曰古者人君大帶重

半鈞舄履倍重不欲輕也孟子豈謂一鈞金趙注謂一帶鈞之

金周禮鄭注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為鈞此大帶重半鈞者當

是一帶鈎之金重三分兩之一鳥履倍重者當是兩鳥之金重
一鈎爲大半兩此古人金鳥之制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宗
伯文其禮各別此連言之有釋猶釋釋也
文選甘泉賦注引韓詩章句云釋釋盛貌

決拾既伏弓矢既調注魯伏作次疏也箋伏謂手指相依比也

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魯伏作次者張衡東京賦決拾
既次薛綜曰決以象骨著右手巨指所以鈎弦也拾者所以引弦也

既次薛綜曰決以象骨著右手巨指所以鈎弦也拾者所以引弦也
既次薛綜曰決以象骨著右手巨指所以鈎弦也拾者所以引弦也

詩云決拾既次詩家說或謂決謂引弦也拾謂引弦也
兼傳毛詩而解詁所引詩決作決與毛或作本同伏作次乃用

魯詩是注周官時尙用三家也又儀禮鄉射鄭注決猶聞也以
象骨爲之著右大擘指以鈎弦聞體也遂射鞬也以韋爲之所

以遂弦者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歛也所以蔽膚歛衣也士
喪禮鄭注決猶聞也挾弓以橫執弦詩云決拾既伏此射夫既

齊說玉篇手部詩曰決拾既伏拾所以引弦也此韓說射夫既
同助我舉柴注魯柴作齒齊韓柴作擘疏射同復將射之位也

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也○孔疏此文承諸侯之下射夫即
諸侯也夫男子之總名魯柴作齒者張衡西京賦收禽舉齒即

用魯詩薛綜注齒死禽獸將腐之名也說文擘積也詩曰助我
舉擘玉篇同蓋出齊韓詩馬瑞辰云石鼓詩有射夫寫矢具奪

寺三尺長長虎卷下五南有嘉魚之什

舉學與此詩義同說文無黃有獸云鳥獸殘骨曰獸引明堂月令曰掩骼埋胾蔡邕月令章句作埋胾是知黃即獸之或體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疏傳四黃二句言御

句言習於射御法也箋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不猗者陳奐云猗當作倚釋文猗倚二字

音義迥別具詳各篇此詩釋文猗於寄反則釋文本作倚字可證不倚無偏倚也孟子滕文公篇引不失其馳二句趙岐章句

云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則射者必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臆應矢而死者如破矣此君子之射也趙習魯詩此

說用魯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注魯說曰徒御不驚輦者也大

庖不盈疏傳蕭蕭二句言不謹詳也徒輦也御御馬也不驚警

自左廐而射之達於右廐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僻達於

右謂為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

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

箋不警警也不盈盈也反其言美之也射右耳本射當為達三十者每禽三十也○不警各本作不驚依孔疏訂正徒御至輦

者也釋訓文魯說也郭注步挽輦車陳喬樞云此以輦者釋詩徒御御猶駕也漢書注駕人以行曰輦以其徒步而挽車故曰徒御魯義蓋如此毛訓徒為輦御為御馬與雅訓異張衡西京賦徒御悅用魯經文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疏陳成子救之舍於柳舒之上去穀七里

穀人不知可謂有聞無聲○之子即于苗之有司聿從王行允歸也號令嚴肅有嘉聞而無譴聲可想君臣平日講習之善

矣君子展也大成疏箋允信展誠也大成謂致太平也○案此桓帝紀梁太后詔曰展也大成則所望矣后通韓詩望帝能致

太平與箋說合禮緇衣引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二句明齊毛文同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疏毛序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左昭三年傳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

享子產乃具田備此吉日為出田之證車攻由會諸侯而田獵吉日則專美田事也一在東都一在西周三家無異義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注魯說曰既伯既禱馬祭也疏類乘牲也

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禱禱獲也箋
 戊剛日也故乘牡為順類也。班固東都賦采吉日用齊經文
 既伯既禱馬祭也者釋天文魯說也郭注伯祭馬祖也將用馬
 力必將祭其先甸師禱牲禱馬杜子春云禱禱也為馬禱無疾
 為田禱多獲禽牲詩云既伯既禱說文禱下云告事求福也从
 示壽聲禱下云禱牲馬祭也从示周聲詩曰既禱既禱重文騶
 下云或从馬壽省聲毛詩之禱蓋即騶之借字故杜直引既禱
 以說甸師之禱也段注說文據小徐本騶作騶引詩四字亦為
 小徐繫傳語謂大徐解字本誤入正文並以詩無此語為疑陳
 喬樞云小徐所引自是三家異文如通論中引詩亦孔之悉優
 作悉鶴鳴九臬無干字布政優優敷作布繫傳中引詩求民之
 瘼莫作瘼澤沸溢泉鬻作澤檻作溢皆與毛異南唐書稱錯讀
 書博記所校警尤審諦江南藏書之多為天下冠錯力居多故
 三家詩遺文秩句錯多能稱述之也伯得與禱通者大司馬有
 司表貉先鄭讀貉為禱甸祝掌表貉之祝號杜子春讀貉為百
 書亦或為禱肆師祭表貉則為位鄭注貉讀為百古禱字借貉
 為之音讀如百可為伯禱音近通借之證愚案陳通伯禱之讀
 甚精塙其申小徐雖足為段氏解惑惟駟既从馬壽省聲則从
 馬壽者為誤駟乃疇字非壽省也王應麟之博雅必非不見繫
 傳者其詩考仍據既禱既禱為許君所引詩文則小徐本之見
 於注文亦正如段氏之疑詩無此語而移改之耳是其誤在小
 徐若大徐奉敕修書當不至併小徐之說亦誤為許君正文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六阜從其羣醜疏箋醜眾也田而升

眾也○還傳從逐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疏傳外事以剛日差擇也○漢書翼奉傳

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奸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

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

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南方之

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己酉主

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

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戊丑主之辰

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又曰師法用辰不用日馬

瑞辰云日謂十干辰謂十二支十干五剛五柔甲丙戊庚壬五

奇為剛日乙丁己辛癸五偶為柔日也十二支六陰六陽申子

亥卯辰未為六陰寅午己酉戌丑為六陽也毛言外事用剛日

則以庚為吉翼言王者吉午酉又言用辰不用日則以午為吉

奉治齊詩此齊毛師說之不同也檀弓杜蕢曰子卯不樂左昭

九年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日與吉日正相反以子卯陰類

為疾日則以午酉陽類為吉日翼奉云二陽二陰並行是必子

卯互刑午酉相合之日方為疾日吉日非凡遇子卯皆疾遇午

酉皆吉也蓋五行有刑德行在東方子刑卯行在北方卯刑子

子卯互刑是以為忌以是推之午酉並行方為吉日火盛於午
 金盛於酉庚為金與酉同氣則即酉之類也故翼引詩吉日庚
 午以為午酉二陽並行之證則奉雖用辰不用日未始不兼取
 日與辰相配耳陳喬樞云應劭風俗通義六引詩吉日庚午謂
 漢家盛於午故以午祖也是亦用辰不用日應劭用魯詩然則魯說亦與齊同矣
 獸之所同麇鹿麇麇
 疏傳鹿牝曰麇麇眾多也箋同猶聚也麇牡曰麇麇復麇言
 多也○張衡東京賦獸之所同西京賦麇鹿麇麇明魯毛文
 同薛綜曰同聚也言禽獸皆已合聚又曰鹿牝曰麇麇麇形貌
 也孔疏引釋獸麇牡麇牝麇郭注詩曰麇鹿麇麇釋文引說文
 麇作麇云麇鹿羣口相聚也與毛傳同鄭箋改毛以麇為麇牡
 與爾雅合是據魯詩之訓故郭用舊注同之釋獸鹿牡麇牝麇
 麇牡麇牝麇魯義以為獸之所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疏傳漆
 其類非一既有牝鹿又多牡麇也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案漆水有二詳
 水唐鹿所生也從漆沮驪禽而致天子之所○案漆水有二詳
 見縣詩詩言麇麇之生皆在漆沮木旁從逐也言自漆沮水旁
 逐此獸而致之天子之所也此田在歧周與東都無涉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疏傳祁大也箋祁當作麇麇麇牝也中原

所上文所云大阜也孔疏引釋獸麇牡麇牝麇某氏曰詩云瞻
 彼中原其麇孔有鄭箋改讀與某氏引詩合是據魯詩易傳之

證言此獸中原多有不勞遠致也 儻儻俟俟或羣或友注韓詩曰駉駉俟俟或

羣或友韓說曰趨曰駉行曰駉疏傳趨則儻儻行則俟俟或友

後漢馬融傳李注引韓詩文趨曰駉行曰駉文選西京賦李注

引薛君韓詩章句文據此則後漢注作俟俟者轉寫之誤也王

篇馬部云駉駉字同駉駉走貌楚詞招魂逐人駉駉些王逸注

駉駉走貌也言其走捷疾張衡西京賦羣獸駉駉薛綜曰皆鳥

獸之形貌也衡用魯詩據此魯詩文與韓同廣韻駉駉獸形貌

即本此文說文俟大也从人矣聲詩曰伉伉俟俟與魯韓及毛

文皆異蓋 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疏傳羣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

本齊詩 之宜以安待王之射也。張衡東京賦悉率百禽用魯經文薛

綜曰悉盡也率飲也愚案驅而飲之以之左之右薛訓率為飲

較箋訓 循為長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豮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注韓說曰醴甜而不泆也疏傳殪壹發而死言能中微而制大

豮御賓客者給賓客之御也賓客謂諸侯也酌醴酌而飲羣臣

以爲俎實也。發殪互詞紀詳騶虞篇六月傳御進也醴甜而

不泆也。南有嘉魚之什

卷之三 卷之二 卷之一 卷之三

不泚也者文選南都賦注引薛君文陳喬樞云酒正二曰醴齊注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呂覽重己篇高注醴者以蘖與黍相體不以鞠也濁而甜耳釋名醴禮也釀之一宿而成禮有酒味而已也漢書楚元王傳常為穆生設醴注醴甘酒也蓋醴謂酒之不泚者酒正五齊自醴以上尤濁其用之祭祀必以茅泚之然後可酌故司尊彝曰醴齊縮酌包泛齊而言也自盎以下差清但以清酒泚之而不用茅故司尊彝曰盎齊說酌該緹齊沈齊而言也醴又入於六飲者以其甜於餘齊且不泚之故與漿醢為類耳張衡西京賦酒車酌醴用魯經文

吉日四章章六句

南有嘉魚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二百七十二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五終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六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鴻鴈之什第十六

詩小雅

鴻鴈疏毛序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疏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箋宣王承厲王衰亂之疏做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眾民為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宣王之為是務○三家無異義詩汜麻樞曰鴻鴈在申金始也此齊說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注魯說曰劬亦勞也

韓詩曰劬數也疏伯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侯

暑興者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

卿士也是時民既離散邦國有壞滅者侯伯久不述職王使廢

於存省諸侯於是始復之故美焉○鴻鴈于飛者陳奐云說文

鳥部鴻鴻鵠也鴈鴈也詩九罭之鴻謂鴻鵠飽有苦葉之鴈謂

鴈其正字作鴻作鴈佳部雁鳥也唯鳥肥大唯唯也或作鴻此

鴻鴈乃野鳥其正字當作鴻雁說文所云雁鳥即今之野鴈

鴻鴈之什

其大者也案陳說明晰劬亦勞也者王逸楚詞九嘆注文引詩云劬勞于野明魯毛文同劬數也者釋文引韓詩文眾經音義二十三引同陳喬樞云劬得為數者勞與勤同義釋詁劬勞病也勤勞也數亦勤之意數勞則病苦故韓詩以劬為數毛傳以劬勞為病苦也廣雅釋詁劬數也即本韓義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疏傳矜憐也老無妻曰鰥偏喪曰寡箋爰曰

也王之意不徒使此為諸侯之事與安集萬民而已王曰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令明儻之鰥寡則哀之其孤獨者收歛之使有所依附○矜苦也者釋言文魯說也正為此詩矜人立訓矜人即呂覽貴因篇所云苦民總謂鰥寡孤獨可哀憐之人不言孤獨者文不備也爰及至下也漢書蕭望之傳望之議曰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蕭習齊詩明齊毛文同爰及者言惠必及於此四者之窮民宣王能行文王之政以成中興之美也

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注韓說曰八尺為板

五板為堵五堵為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為一丈五堵為雉雉

長四丈

疏傳中澤澤中也一丈為板五板為堵築鴻雁之性安

還定安集侯伯卿士又於壞滅之國徵民起屋舍築牆壁百堵

同時而起言趨事也春秋傳曰五板為堵五堵為雉雉長三丈

則板六尺○八尺至四丈左隱元年傳孔疏引許慎五經異義

韓詩說文視此疏所引為備也毛傳一丈為板五板為堵鄭據

春秋傳以板六尺易之異義言戴禮同韓又言古周禮及左氏

說一丈為板板廣二尺五板為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為

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其言一丈為板於毛合則毛固據

古春秋左氏說矣今左隱元年傳都城過百雉杜注方丈曰堵

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雖未言板數以五板為堵

推之亦以丈為板仍即古說又公羊定十二年傳五板而堵五

堵而雉百雉而城則板與堵之數經皆未著無可推定而何注

以八尺為板反於韓合與毛鄭皆異孔謂鄭春秋傳為指公羊

非也據鄭駁異義言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

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圍之一則五百步也

五百步為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為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

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可知者謂一雉三丈五堵乘高一丈

仍長六尺則可知板六尺是鄭亦本春秋左傳為說也毛鄭皆

古文左傳正春秋古文而其說有二故傳箋各主其一公羊
乃今文學故何注獨與韓同耳綜諸說觀之板廣皆二尺雉高
皆一丈堵皆五板城皆百雉而韓詩及何休公羊說則

皆五堵為雉雉長四丈板長八尺古周禮左氏說則三堵為雉
 雉長三丈板長一丈毛不言雉準以一丈為板知亦同之鄭五
 堵為雉與前說同雉長三丈與後說同板六尺則與二說皆異
 陳啟源云鄭引公羊傳以破毛傳又據左傳都城百雉為說於
 義較優胡承瑛云古人以板為橫數堵為直數何注公羊云八
 尺曰板堵凡四十尺此誤以板為長數孔謂其取韓詩傳其實
 所據韓詩惟八尺曰板之文所云堵四十尺乃自用春秋緯說
 與韓絕異知不足信也孔引王愆期公羊五堵注云諸儒皆以
 為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為三此正與古周禮左氏合
 勝何注多矣毛雖不明雉數亦必以三丈為雉可知然則韓詩
 雉長四丈之說亦不足信也古尺一丈祇當今六尺有奇鄭
 異義不用古周禮左氏說其注考工亦云雉長三丈高一丈是
 皆謂一丈為板並無板長六尺之說陳喬樞云何休解詁八尺
 曰板堵凡四十尺雉二百尺百雉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
 步二尺公侯之制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
 男五十雉徐疏古者六尺為步三百步為里計一里有千八百
 尺十里即有萬及千尺更以一里三十三步二尺為二千尺通
 前後為二萬尺故云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也據
 此公羊說雉制與韓詩合何氏據春秋緯公侯百雉二萬雉為
 三千三百三十三步二尺推之鄭駁異義五百步為百雉不同
 愚案稽古以鄭義為優特沿孔疏之說胡承瑛謂何韓皆不足
 信鄭箋說亦非意在申毛然板廣二尺以直言曰一丈曰八尺

曰六尺以橫言卽是以長數言也牆當先橫接乃可直衆百堵皆作非堵自爲堵卽非板自爲板此不足以破何也毛與古周禮左氏說板長一丈堵五板仍長一丈以三乘一則一三如三故一雉爲三堵而長三丈鄭箋板長六尺堵五板仍長六尺以五乘六則五六得三故一雉爲五堵亦長三丈韓詩何解詰板長八尺堵五板仍長八尺以五乘八則五八得四故一雉爲五堵而長四丈皆積數之自然不妨並存鄭注考工仍言雉長三丈高一丈並不與筵歧王愆期疑五堵之五爲三乃以古文說今文實欲並廢八尺爲板之說謬也胡乃謂其勝何此不足以倣鄭尤不足以破韓也陳喬樞推公羊之制謂如徐疏之說可合韓詩如推何所據春秋緯之說則與鄭駁異義所言者不同是誠然矣然徐疏所言步里自本公羊舊說不必更以緯說爲疑陳立謂如鄭說則百雉之城不及二里未免過隘毛板說雖與鄭殊亦雉長三丈則其隘同矣雉長三丈者爲過隘則韓詩之雉長四丈者固宜勝雖則劬勞其究安宅疏傳究窮也箋此之魯齊不著當同韓也疏勸萬民之辭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陳奐云宣承厲王之變萬民離散遷徙無常十月之交所謂徹我牆屋田卒汙萊也侯伯卿士爲之坏垣牆補城郭正勞來安集之事箋謂壞滅之國徵民起屋舍築牆壁則是勞民役非安民居矣胡承珙云此章勸勞屬流民言與首尾與非是

鴻鴈于飛哀鳴嗃嗃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疏傳未得所安集則

所未至者此哲人謂知王之意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傳宣示也

及之子之事者我之子自我也作眾民為驕奢○王引之云宣驕與劬勞相對為文劬亦勞也

宣亦驕也左昭二十九年傳廣而不宣宣與廣義相因易林需

之萃曰大口宣舌大有之蠱曰大口宣脣又小畜之噬嗑方喙

廣口井之恒作方喙宣口是宣為侈大之意宣驕猶言驕侈非

謂宣示其驕也箋義為長

也箋義為長

鴻鴈三章章六句

庭燎疏毛序美宣王也因以箴之箋諸侯將朝宣王以夜未央

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為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

晚○易林頤之損庭燎夜明追古傷今精陽弱不制

陰雄坐戾此齊說陳喬樞云列女傳宣王嘗夜臥晏起后夫人

不出房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承巷使其傳母通言于王曰妾之

不才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敢請婢

子之罪宣王曰寡人不德責自生過非夫人之罪遂復姜后而

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宣王中年息政而庭燎詩

作脫簪之諫當在此際宣王感悟能復爾精圖治所以為中興

賢主也愚案陳氏引列女傳姜后事以證易林之說見魯齊說
台所謂陰雄坐戾者殆即不出房之后后夫人宣王能納諫改過
所以為賢而庭燎之詩亦
不為徒作矣韓說未聞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疏傳央旦也

祀庭燎大燭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鸞聲也箋此官王以諸侯

將朝夜起曰夜如何其問早晚之詞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

而於庭設大燭使諸侯早來朝聞鸞聲將將然○胡承珙云鄭

風士曰既且釋文且音徂往也詳此傳訓央為且亦當音徂凡

歲月日時過去者皆謂之往夜未央者言夜未往也陳喬樞云

楚詞離騷云時亦猶其未央王注央盡也九歌云屬昭昭兮未

央王注央已也廣雅釋訓央盡也央已也訓與王同皆本魯詩

之義毛傳且字即且形近之謫陸音子徐反則讀與渠近且渠

古通史記孔子世家雅渠孟子書作雍疽韓非子作雍鉏渠又

通作遠魏都賦其夜未遠庭燎晰晰王楙曰夜未渠央渠當呼

遠謂夜未遠盡也其說得之馬瑞辰云燕禮甸人執大燭於庭

闈人為大燭於門外注庭大燭為位廣也闈人句唐石經無大

字無者是也庭位廣故特用大燭足見其餘皆不用今燭以葦

為心灌以脂膏古燭止用樵薪或以麻稽為之說文蒸析麻中

榦也司烜共墳燭庭燎故書墳為蕢當从鄭司農說以蕢燭為
麻燭君子謂諸侯者胡承珙云闈人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
寺三夜燭良危

賓客亦如之則庭燎惟諸侯來朝乃設之而常朝不用也今案諸書言賓至設燎尙未必定是諸侯末章言觀其旂與覲禮侯氏載龍旂孤獨者合故知君子是諸侯也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注魯晰作哲

鸞作鑿齊韓噦作鉞疏傳艾久也晰晰明也噦噦徐行有節也

辰云未艾猶未央也傳訓艾爲久正與說文訓央爲久同義箋

芟末曰艾亦取艾割將盡之義左傳元年傳國未艾也哀二年

傳憂未艾也杜注並訓爲絕小爾雅艾止也艾之訓絕又訓止

猶央之爲盡又爲已耳晰作哲鸞作鑿者張衡東京賦庭燎皙

皙又云鑿聲噦噦衡習魯詩是魯文如此釋文毛晰本又作皙

與魯合而鸞無異作本采菽泮水皆作鸞聲是作鑿爲今文專

字矣齊韓噦作鉞者說文鉞車鑿聲也詩曰鑿聲鉞鉞魯作噦與毛同則作鉞者當爲齊韓餘詳魯頌泮水篇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疏傳輝光也

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我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陳奐云言語詞箋訓我失之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水疏

毛序規宣王也箋規者正圓之器也規主仁恩也以恩

對王之詞

三家未聞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

疏

傳興也沔水流滿也水猶有所朝宗箋

天子亦猶是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馬瑞辰云沔

衍聲相近說文衍水朝宗于海見也廣韻引字統曰沔水朝宗

于海故从水行沔蓋衍之段借二章傳其流湯湯言放縱無所

入也孔疏引定本作放衍無所入正沔衍同義之證說文淖水

朝宗于海也淖即潮字是古說朝宗于海謂海潮上迎來受尊

禮鄭注尚書江漢朝宗于海則言納水趨海若周禮春朝夏宗

與此箋同歟彼飛隼載飛載止疏箋載之言則也言隼欲飛則

義皆可通○陳奐云海之朝宗隼之飛止

恣欲朝不朝自由無所在心也○陳奐云海之朝宗隼之飛止

兩喻皆興諸侯朝天子首章言朝次章言不朝愚案如陳說是

王之亂止者因宣王之興也

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

無父母

疏傳邦人諸友謂諸侯也兄弟同姓臣也京師者諸侯

女自恣不朝無肯念此於禮法為亂者女誰無父母乎言皆生

於父母也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潛夫論釋難篇且夫一

寺三

鴻鴈之什

二

國盡亂無有安身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言皆將為害然有親者憂將深也言亂之既生有父母者其憂更深誰無父母坐視亂兆而不肯一留念乎言人盡放恣大亂必成王符用魯詩是魯義如此其愛日篇亦引此二句患公卿苟先私計而後公義謂其不肯憂國則又與毛義合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疏傳言放縱無所入也箋湯湯波流盛貌

○揚雄荊州牧箴其疏傳言無所定止也

流湯湯明魯毛文同疏傳言無所定止也

侯出兵妄相侵伐○淮南精神篇高注飛疏傳言無所定止也

揚不從軌度也正與此詩載飛載揚義合疏傳言無所定止也

心之憂矣不可弭忘疏傳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箋彼彼諸侯

憂不能忘也○蹟者迹之或字釋訓不蹟疏傳不蹟不循道也知魯詩

同訓載起載行與載飛載揚相對為文正指諸侯跋扈之實周語賈逵注弭忘也是忘與弭同義

駮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宜莫之懲注韓說曰譎言誼言

也疏傳懲止也箋率循也隼之性待鳥雀而食飛循陵阜者是

其常也喻諸侯之守職順法度者亦是其常也訛偽也言

時不令小人好詐偽為交易之言使見怨咎安然無禁止○孔
疏詐偽交易之言者謂以善言為惡以惡言為善交而換易其
詞鬪亂二家使相怨咎也說文無訛字引詩作謫言寧猶胡也
言民之謫言胡不禁止之也謫言誼言也者玉篇言部引韓詩
文皮嘉祐云箋云謫偽也韓訓謫為誼誼亦有偽義說文誼詐
也廣雅釋詁誼欺也欺詐皆偽也廣雅釋言謫諱也左成十六
年傳注誼諱也是謫
誼二字轉訓並通
我友敬矣讒言其興注韓說曰讒言緣間
而起疏傳疾王不能察讒也箋我我天子也友謂諸侯也言諸
侯伯不當察之○馬瑞辰云上四句言王不能察讒下二句勉
諸侯以戒慎敬者戒也士昏禮戒女曰必敬必戒敬亦戒也說
文警言之戒也又曰儆戒也釋名敬警也言苟不知戒則讒言
之興無已箋謂能敬其職讒人猶與其言失其義矣讒言緣間
而起者文選范蔚宗宦者傳論李注引韓詩王應麟詩考以為
此詩內傳文黔黜黜作黜又韓詩外傳七傳曰鳥之美羽句
喙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瞻詞者人畏
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
舌端詩曰我友敬矣讒
言其興此推衍之詞

河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詩三下卷長流

卷下六 鴻鴈之什

六

鶴鳴疏後漢楊震傳野無鶴鳴之士楊賜傳速徵鶴鳴之士皆

指隱士言二楊皆魯說易林師之艮鶴鳴九皋避世隱居抱道

守貞竟不隨時无妄之解鶴鳴九皋處于失時處于即處士詩

言賢者隱居此齊說韓詩蓋同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注韓說云九皋九折之澤魯說曰澤曲

曰皋疏傳興也皋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箋皋澤中水溢出所

聲興者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陸疏鶴鳴聞八九里九皋

九折之澤者釋文引韓詩文廣韻二引同澤曲曰皋者王逸楚

詞離騷注文引詩云鶴鳴于九皋明魯毛文同論衡藝增篇亦

云鶴鳴九折之澤二王皆治魯詩釋皋為澤曲以九皋為九折

折亦曲也曲至於九以言其深遠也與韓同義楊雄太玄經首

次五鳴鶴升自深澤蔡邕焦君贊鶴鳴九皋楊蔡並用魯詩古

書引詩九上或無于字徐鍇說魚潛在淵或在于渚疏傳良魚

魚在渚箋此言魚之性寒則逃於淵温則見於渚喻賢者世亂

則隱治平則出在時君也。孔疏此文止有一魚復云或在是

魚在二處以魚之出沒喻賢者之進退於理為密且教王求賢

止須言賢之來否不當橫陳小人故易傳也愚案疏說精當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楚疏也傳何樂於彼園之觀乎蔀落

往爰日也言所以之彼園而觀者人曰有樹檀檀而下其蔀箋之

朝廷之尚賢者而下小人是以往也○案檀宜樹者蔀宜下者

彼園猶國也朝廷疏也傳錯石

清明如此故可樂注魯錯作厝疏也可以

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箋它山喻異國○魯錯作厝者淮

南說林訓高注疏諸治王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為厝是也

修務訓注引詩同說文厝下云厲石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為

厝陳喬縱云釋文云錯說文作厝今據淮南注引詩作厝知說

文所引是魯文非偶毛也眾經音義九引詩亦作厝漢書地理

志五方雜厝顏注引晉灼曰厝古錯字易小過注无所錯足釋

文錯本又作厝皆以音同通段愚案

他山與彼園相應箋謂喻異國是也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疏鳴九皋聲聞于天言鶴鳴九折之澤

聲猶聞于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達于朝廷也荀子儒效

篇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云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

此之謂也史記滑稽傳東方朔荅客難云詩曰鶴鳴九皋聲聞

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荀王東方皆謂君子德修于身名聞

于遠申明魯義其意相同賦張衡思元賦

遇九皋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游塵外以管天兮據冥翳以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六 鴻雁之什 七

哀鳴應劭風俗通義六詩曰鶴鳴九皋聲聞于天王逸楚詞九章注鶴鳴九皋聞于天也蔡邕集蔡邕碑鶴鳴聞天此皆魯經文也韓詩外傳七孔子困於蔡陳之間荅子路以須時末引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推衍之詞明韓毛文同魚在于渚或潛在淵疏箋時寒則魚去渚逃於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疏傳穀惡木也攻錯也。易為仇歸妹之頤同此齊詩以石攻玉說也愚案詩全篇比喻與鮑有苦葉同體

鶴鳴二章章九句

祈父疏毛序刺宣王也箋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官非其人。詩汜庠樞口西祈父也易林謙之歸妹爪牙之士怨毒祈父轉憂與已傷不及母以養不及母為可傷也並齊說爪牙之士請爪牙之屬也祈父掌祿士故其屬士怨之與下爪士解異魯韓見下

祈父注魯一作頤甫疏傳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箋此

日若疇圻父謂司馬司馬掌祿士故司士屬焉又有司右主勇力之士。魯作頤甫者王符潜夫論班祿備班祿頤而頤甫刺

陳喬縱云今本作班祿頰而傾南賴顧氏廣圻以傾南為頰父
之誤即詩祈父也今案隸釋載高陽令楊善碑頰南班爵宋洪
适云詩以圻父作祈父此云頰南蓋又借用案碑語正用此詩
知三家今文作頰南顧說甚瑒頰形近致誤頰字亦當作刺
為是今訂正之愚案據易林艮玉篇隗作祈父是齊
韓並作祈父王用魯詩知惟魯作頰南用段借字也
予王之爪
可注韓子作維胡轉子于恤靡所止居疏傳恤憂也宣王之末
箋予我轉移也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詞也我乃王之爪牙爪
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
見使從軍與姜戎戰於千畝而敗之時也六軍之士出自六
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韓子作維者玉篇牙部牙壯齒也
詩曰祈父維王之爪牙子作維此據韓詩異文也陳奐云維為
也與毛字異義同我王之爪牙斥祈父也愚案漢書陳湯傳戰
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辛慶忌傳右將軍慶忌宜在爪牙
官以備不虞馮奉世傳奉世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為折衝宿將
敘傳爪牙信布謂韓信英布也是惟尊官大將方稱爪牙之職
武士卑官不得以之自命箋讀非韓義是也左襄十六年傳穆
叔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
社稷而使魯及此杜注詩人責祈父為王爪牙不修其職此注
尤晰穆叔賦詩即以祈父斥
獻子皆謂大臣箋用齊義也

詩三家度襄流卷之什

九

祈父子王之爪士胡轉于于恤靡所底止疏傳士事也底至也

祈父職掌我王爪牙之事也說文底柔石也从厂氏聲或作砥

至乃引申義底與底音義均別此篇之底與小旻之伊于胡底

同作底者誤爾雅底止也郭注底義見詩傳

祈父直不聰胡轉于于恤有母之尸注韓養作雍疏傳直誠

也熟食曰養筴已從軍而母為父陳饌飲食之具自傷不得供

養也○直誠釋詁文責祈父聽之不聰也養與殮同說文養孰

食也隸變作養孔疏許氏異義引此詩曰有母之尸養謂陳養

以祭志養不及親謂欲於養為不顯親韓養作雍者外傳七曾

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

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

之逮親存下即引詩曰有母之尸雍雍古養字韓許說合與齊

詩傷不及母義同古訓如此黃山云詩三言胡轉于于恤即蓼

莪出則銜恤之恤蓋方居母憂而迫使服戎故作詩以寫怨也

禮曾子問篇子夏問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

孔子日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喪也又問金革之事

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

也鄭注伯禽封於魯徐戎作難卒哭而征之疏據史記時周公

猶在此云卒哭者為母喪也子夏見周代行金革無辟之事故

問是母喪禦戎周代沿習雖已卒哭致事不能辟役而惟怨祈父之不聰妨其饗祭尸主也言己爲主祭之長子也於義亦通

祈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注魯說曰白駒者失朋友之所作也其友賢居任也衰亂

之世君無道不可匡輔依違成風諫不見受國士咏而思之援

琴而長歌韓說曰彼朋友之離別猶求思乎白駒疏毛序大夫

箋刺其不能留賢也○白駒至長歌蔡邕琴操文魯說也賢友

居任而去益有甚不得已者范甯穀梁傳注序云君子之路塞

則白駒之詩賦說與琴操合彼朋至白駒藝文類聚二十一引

曹植釋思賦文韓說也陳喬樞云文選王粲贈士孫文始詩云

白駒遠志古人所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既往既來無密爾音

曹據思友人詩云思賢咏白駒皆用韓義毛之說詩每以詩先

後限斷時代其說多不可從宜未失政尚非衰亂毛特以詩真

於此斷爲一王之詩耳其爲賢人遠引朋友離思固無可疑而

必謂刺王不能留則詩外之意也齊說未聞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繁之維之以永今朝疏傳宣王之末不能

用賢賢者有乘白

駟而去者繫絆維繫也箋永久也願此去者乘其白駒而來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以永今朝愛之欲留之○楚詞九歌王注繫絆也詩曰繫之維之據此魯義與毛同所謂伊人於焉逍遙疏箋伊當作繫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遊息乎思之甚也○於焉者玉篇焉是也言於是逍遙也蔡邕汝南周巨勝碑于以逍遙或魯詩有作以之本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疏傳藿猶苗也夕猶朝也○陳奭云藿猶苗承上章言也禾初生曰苗因之穀蔬初生皆曰苗場圃同地場即圃也場圃統草木場有苗非禾也未之少者曰藿因之凡草木之幼少者皆曰藿傳不謂藿為禾猶不謂苗為禾也夕猶朝亦承上章言也愚案在朝則皆王人去則客之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疏傳賁飾也箋願其來而得見之易卦曰

京房易傳五色不成謂之賁文采雜也上言白駒下不得言雜色正義蓋謂其衣服之飾非詩義也釋文賁徐音奔賁奔古通用詩鶉之奔奔表記呂覽引詩俱作賁賁是也爾公爾侯逸豫弓人鄭注奔猶疾也賁然蓋狀馬來疾行之兒

無期慎爾優遊勉爾道思疏傳爾公爾侯邪何為逸樂無期以也勉女道思度已終不得見自諫之詞。案言爾是公侯則任大貴重與國同體慮逸豫之無期耳今官位不高誠爾優遊待時猶之可也若爾有速遁之思則願勉抑之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注韓齊空作穹韓說曰穹谷深谷也疏傳

大也。王符潛夫論本政篇云詩傷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蓋言衰世之士志彌潔者身彌賤佞彌巧者官彌尊也明魯詩作空谷與毛同韓空作穹曰穹谷深谷也者文選班固西都賦李注陸機苦寒行詩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文惠棟云韓人為舉陶穹者三之一鄭司農曰穹讀為志無空邪之空是古穹與空同陳喬樞云毛傳空大也雖訓與韓異而皆以空為穹之段借釋詰穹大也可證節南山詩不宜空我師傳訓空為窮案說文穹窮也是空窮之訓亦以空為穹之借字齊作穹者西都賦幽林穹谷李注引韓詩為證然生芻一束其人如班用齊詩此語當本齊文故知齊作穹谷也

玉疏箋此戒之也女行所舍主人之饋雖薄要就賢人其德如玉然。生芻一束言欲以秣其駒其人如玉敬其德如玉

也易林坤之巽白駒生芻猗猗盛妹用齊經文後漢郭林宗傳載林宗有母憂徐穉來弔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林宗引此

詩二句言吾無德以母金玉爾音而有遐心疏義母愛女聲音
堪之可以推見詩義以母金玉爾音而有遐我之心
以恩賚之也。金玉者珍重愛惜之意恐其別去之後
不通音問王粲所謂無密爾音密猶秘也遐心即遠思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注齊說曰黃鳥來集既嫁不答念我父母思復邦國疏毛
刺宣王也箋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之不固。黃鳥

至邦國易林乾之坎文陳喬樞云據焦氏所言詩義蓋女適異
國而不見答故欲復其邦族與毛異但在下者夫婦相棄亦上
之人禮教不至有以致之竹竿詩不答於夫出遊寫憂而已望
其機之轉也此則直云不我肯穀不可與處乃不答
之甚者曰復我邦族是自異國來嫁蓋畿內小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疏傳興也
集木啄粟者穀善也箋興者喻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是

失其性不肯以善道與我。馬瑞辰云廣雅穀養也小弁詩民
莫不穀甫田詩以穀我士女箋並云穀養也此詩言旋言歸復
穀亦當訓養猶我行其野篇亦不我畜畜亦養也言旋言歸復
我邦族疏傳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如匹相去有不以禮者
筵言我復反也。蔡邕述行賦言旋言復又曰復邦

族以自綏皆用魯經文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

復我諸兄疏傳不可與明夫婦之道婦人有歸宗之義箋明當

杖期節女子于適人者為昆弟之為父後者傳為昆弟之為父

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注

云歸宗者父雖卒猶自歸宗其為父後服重者不自絕於其族

類也曰小宗者言是乃小宗也小宗明非一也小宗有四案此

謂婦人雖外成他家有歸小宗之義故為昆弟之為父後者服

期也又齊衰節婦人為宗子宗子之母妻傳何以服齊衰三月

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注云婦人女子在

室及嫁歸宗者也宗子繼別之後百世不遷所謂大宗也案此

謂婦人適人有出必歸宗不自絕於宗子故為大宗之子服齊

衰也釋親宗族節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父之姊妹

為姑王父之姊妹為高祖王姑曾祖王姑高祖王姑高祖

王父之姊妹為高祖王姑父之從父姊妹為從祖姑王父之從

祖姊妹為族祖姑案此謂女子適人而姑姊妹不絕九族之親

明有歸宗也其姊妹與宗同父同宗者也與宗同王父同祖

宗者也與宗同曾祖王父同曾祖宗者也與宗同高祖王父同

高祖宗者也婦人歸宗父母在則歸婦室父母既歿則歸於諸

寺三家喪長危

卷十六 鴻鴈之什

二

父昆弟謂之小宗小宗既絕則或歸於諸大宗之家猶之將嫁之女祖廟既毀則必教於大宗之室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

復我諸父疏傳處居也諸父猶諸兄也○陳奐云小宗四大宗一五宗之昆諸兄也五宗之父諸父也故傳云諸

父猶諸兄也鄭駁五經異義云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為異族

黃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注齊說曰黃鳥採葍既嫁不荅念吾父兄思復邦國

疏毛序刺宣王也箋刺其不正嫁娶之數而有荒政多淫昏之俗○黃鳥至邦國易林巽之豫文陳喬樞云毛詩言採其葍

釋文葍本亦作葍據焦氏言黃鳥採葍是齊文作葍似我行其野與黃鳥為一時事故並舉之如六月采芑吉日車攻之例毛

序義異詩述一人之事毛鄭則述一國而為詞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樛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疏傳樛惡木也畜養也箋樛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取之月婦之父婿之父相謂昏姻言我也我乃以此二父之命故

我就爾居我豈其無禮來乎責之也宣王之末男女失道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孔疏引王肅以為惡木喻惡夫胡承琪云方就其居何得遽謂之惡至爾不我畜乃可為惡耳不應首二句即以惡木斥惡人愚案箋謂仲春禘生是也但此女行野之所見非嘉木所采亦非嘉卉言外意自含蓄不盡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注齊韓遂作蓄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

我畜言歸斯復疏傳遂惡菜也復反也箋遂牛蒡也亦仲春時

七啟云霜蓄露葵曹用韓詩也陸疏遂今人謂之羊蹄名醫別錄云羊蹄一名蓄陶隱居注今人呼為禿菜即是蓄音之誤引詩云言采其蓄陸疏羊蹄定本作牛蒡釋草蒡牛蒡郭注高尺許方莖葉長而銳有穗穗間有華華紫縹色可飲則毛云惡菜亦非

我行其野言采其蓄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注魯思作惟姻作因

疏傳蓄惡菜也新特外昏也箋蓄蓄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婿

棄我而求女新外昏特來之女責之也不以禮嫁必無肯履之

○釋草蓄蓄郭注大葉白華根如指正白可啖又云蓄蓄茅郭詩三家義衰流卷十六鴻鴈之什

注蓄華有赤者為蕒蕒蕒一種耳亦猶葭菼者華黃白異名齊民
 要術云一種莖赤有臭氣即爾雅之蓄蕒茅毛傳所云惡菜也
 一種莖葉細而香即爾雅之蓄蕒郭注所云根白可啖也魯思
 作惟姻作因者白虎通嫁娶篇婚者昏時行禮故曰婚姻者婦
 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曰不惟舊因謂夫也陳喬樞云魯毛文
 異而義同釋詁惟思也論語因不失其親南史王元規云姻不
 失親是其證也愚案婦因夫而成故曰姻禮經所云合二
 姓之好也不思此義之重而別求外昏故曰不惟舊因 **成不**
以富亦祇以異疏傳祇適也箋女不以禮為室家成事不足以
 得富也女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言可惡也
 ○陳奐云成即誠之借字論語引此以證愛惡之感與詩義略
 同說文衣部無祇疑唐以前無從衣之祇字易坎釋文云祇詞
 也富猶賄也即氓詩之以我賄遷也異猶貳也即氓詩之士貳
 其行也言誠不以外昏之有財賄亦祇以舊姻之有貳行為可
 惡也愚案周室中葉即有棄舊姻求新特之事降及漢世婚禮
 大壞見於詩篇者甚多女子重前夫男兒愛後婦其殆亦祇以
 異之嗣
 音與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干注魯說曰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

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

子孫之眾多也又曰昔周王德衰而斯干作應運變通自古有

之疏毛序宣王考室也箋考成也德行國富人民殷眾而皆佼

之詩以落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又祭先祖○周德至多也

漢書劉向傳向疏文揚雄將作大匠箴詩咏宣王由儉改奢張

衡東京賦改奢即儉則合美乎斯干薛綜注斯干謂宣王儉宮

室之詩也以上美宣儉也昔周至有之蔡邕宗廟祝嘏詞文皆

魯說也陳喬樞云蔡文上言遷都舊京而即引斯干之詩以證

之是魯說謂宣王中興有遷都之事也姚鼐云周之都嘗數遷

文王居豐武王居鎬穆王居鄭懿王居廢丘宣王遭厲王之禍

宜更擇都邑建宮室以斯干詩及王饒于郟度之蓋宣王都南

山之北渭水之南雍郟間也太史公云雍旁有吳陽武時雍東

有好時晚周嘗郊焉事不誣也故宣王鼓出於陳倉方周末東

遷之時而周人士之詩已作王在在鎬魚藻詩人以傷今而思

古焉則未知其在鄭與在犬丘與抑宣王之世與又漢書翼奉

傳云奉以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乃上疏言宜東徙成周遷都正

本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蓄必有五年之蓄

然後大行考室之禮注引斯干之詩為證奉齊詩學也言遷都

儉宮室與劉揚張蔡說合然則此詩魯齊同義矣韓說當同

詩三家義疏

卷十六 鴻鴈之什

三

秩秩斯干注魯說曰秩秩清也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疏傳興也秩秩流行也干澗也

箋興者喻宣王之德如澗水之源秩秩流出無極已也國以饒

富民取足焉如於深山言時民殷眾如竹之本生矣其佼好又

如松柏之暢茂矣猶當作瘵瘵病也言時人骨肉用是相愛好

無相詬病也○秩秩清也者釋訓文蓋專為此詩立訓狀澗水

之清也毛作傳所未及采干即澗之借字考案在澗韓詩澗作

干馬瑞辰云猶猷古通用方言猷詐也廣雅猶欺也詩蓋謂兄

弟相愛以誠無相欺詐即左傳爾無我虞我無爾詐也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疏傳似嗣

戶南鄉戶也箋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巳成其宮廟

也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此築室者謂築燕寢也百堵百堵

一時起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

約之閣

閣椽之棗棗注魯閣作格棗作椽疏傳約束也閣閣猶慙慙也

也。椽謂楸土也。○案約縮皆謂以繩纏束之。魯閭作格者考工

記匠人注引詩曰約之格格釋訓格格為舉也。正釋此詩魯說也。

舉板而束之。然後堅。故訓格格為舉也。說文格生革。可以為縶束

也。或據此以為當作格。格其說亦通。但格格自訓舉無勞。改字

也。椽謂楸土者。孔疏取壤土投之板中。搗使平均。然後椽之也。

搗者以手平物之名。故字從手。玉篇椽擊也。詩曰椽之棗棗。顧

用韓詩是韓作棗。棗與毛同。廣雅椽椽聲也。作椽是用魯。風雨

詩棗即椽之消。借椽之椽。椽猶椽之丁丁。皆謂其聲耳。

攸除烏鼠攸去君子攸芋注。魯芋作字。疏。傳芋大也。箋芋當作

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也。其堅致則烏鼠之所去也。其堂

室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魯芋作字者。案陳喬樞云。揚雄將

作大匠箴。箴以禦風。字以蔽日。寒暑攸除。烏鼠攸去。芋作字蓋

魯詩大司徒美宮室注。謂約椽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字。芋作

字當亦用魯說。字之言覆也。如跂斯翼注。韓跂作企。疏。傳如人

魯作字。正字毛作芋。借字。如跂斯翼注。韓跂作企。疏。傳如人

翼爾。○孔疏如人跂足。疎此臂翼。然韓跂作企者。玉篇人部企

舉踵也。詩云如企斯翼。毛詩釋文云。跂音企。此引作企者。韓詩

之異字。跂企音義並同。如矢斯棘如鳥斯革。注。韓棘作初。云初隅也。革作

鞠云鞠翅也。

疏。傳棘棧康也。革翼也。箋棘義也。如人挾弓矢。義

其肘如鳥夏暑希革。張其翼時。○韓棘作初云

詩三家定集卷之六 鴻鴈之什

初隅也者釋文文玉篇木部韓詩云如矢斯初初木理也說文
 初下云木之理也从木力聲段注詩如矢斯初初木理也說文
 稜康也韓曰初隅也學者多不解及觀抑詩惟德之隅傳隅廉
 也箋申之曰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然後知斯干
 詩謂如矢之正直而外有廉隅也陳喬樞云韓初正字毛棘借
 字如矢之直則得其理而廉隅整飭矣毛韓詞異而意一也馬
 瑞辰云棘之通初猶馬勒通作棘水經注棘門謂之力門也韓
 革作初云初翅也者亦釋文文陳喬樞云詩考引作初今本或
 作勒乃初字之譌耳說文初下云翅也正用韓詩廣雅釋器云
 初翼也即本韓詩之文而訓從毛傳毛詩作革乃以革為初之
 省借故訓為翼翼即翅也韓毛小如翬斯飛君子攸躋疏傳躋
 異而訓義同釋文云革如字非也如翬斯飛君子攸躋疏升也
 箋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此章四如者皆謂廉隅
 之正形貌之顯也翬者鳥之奇異者也故以成之焉此章主於
 宗廟君子所升祭祀之時○馬瑞辰云爾雅又云鷹隼醜其飛
 也翬說文翬大飛也此詩應取翬為大飛之義以狀簷阿之勢
 猶今之飛檐也陳喬樞云詩上言如跂如矢如鳥此言如翬四
 如字皆以物象取譬當以翬雉之義為長朱子集傳以為華采
 而軒翔其說得之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疏傳殖殖言平正

也有覺言高大也正長也冥幼也箋覺直也噲噲猶快快也正
晝也噦噦猶媚媚也冥夜也言居之晝日則快快然夜則媚媚
然皆寬明之貌此章主於寢君子所安燕息之時○案釋言冥
竊也本或作幼即竊之消借後遂誤為長幼之幼致生曲說陳
奐云噲噲噦噦義未開箋蓋用三家義劉向說上章
下章上章謂前五章下章謂後四章此亦三家說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罴

維虺維蛇疏傳言善之應人也箋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席
有善夢則占之熊罴之獸虺蛇之蟲此四者夢之吉祥也○玉

篇草部莞似蘭而圓可為席詩曰下莞上簟此韓說與箋訓異
漢書藝文志眾占非一而夢為大故周有其官詩載熊罴虺蛇
眾魚旒旗之夢明著大人之占以考吉凶此齊說也潛夫論敘
錄詩稱吉夢

用魯經文

大人占之維熊維罴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注魯維作

惟疏箋大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熊罴在山陽之

惟者潛夫論夢別篇凡夢有象詩云惟熊惟罴男子之祥惟虺
惟蛇女子之祥此謂象之夢也後漢楊賜傳賜上封事引詩惟

詩三家義表流卷十七鴻鴈之什

志述劉向云云則此所引乃魯詩之文亦當作惟維字誤也

乃生男子注韓說曰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明當

有事天地四方也載履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疏傳半珪曰

飾也璋臣之職也箋男子生而臥於牀尊之也裳晝日衣也衣

以裳者明當主於外事也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玉以璋者明

成之有漸○男子至方也文選二十九聚據雜詩注引韓詩內

傳文此詩預言之疑議之詞也璋臣之職也者孔疏引王肅云

羣臣之從王行禮者奉璋又械其泣嗶嗶朱芾斯皇注魯芾作

撲曰奉璋我我髦士攸宜是也

紉室家君王疏箋皇猶煌煌也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室家

天子皆將佩朱芾煌煌然○魯芾作紉者白虎通紉冕篇天子

朱紉諸侯赤紉詩云朱紉斯皇室家君王詳具采芑詩朱芾斯

皇下愚案諸侯赤芾而箋云諸侯黃朱者諸侯入為天子三公九卿亦得賜朱芾惟是黃朱與天子純朱有別故也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注韓說曰裼示之方

也載弄之瓦疏傳裼裸也瓦紡塼也箋臥於地卑之也裸夜衣

也明當主於內事坊塼習其一所有事也○班

昭女誠曰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磚而齊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齊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此齊說也韓勣作禘者釋文文禘示之方也者孔疏引侯包韓詩翼要文陳喬縱云禘說文作禘引詩曰載衣之禘許引即韓詩也禘者禘之渚文耳正義引侯包云示之方也明禘制方令女子方正事人之義釋文云齊人名小兒被爲禘玉篇禘禘也禘小兒衣也又云禘禘負兒衣也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二尺以負小兒於背上也則禘之製蓋方而長也

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疏
傳婦人質無威儀也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婦人之事惟議酒食爾無遺父母之憂。列女傳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節羈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有三從之道也馬瑞辰云說文非違也从飛下翅取其相背廣雅釋言亦曰非違也無非即無違此士昏禮記所云父送女命之曰夙夜無違命母曰夙夜無違宮事也笺以非對善言訓爲惡失之說文儀度也儀通作義左襄三十年傳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王氏引之曰義讀爲儀儀度也言婦當度事而行不必待人也儀又通作議左昭六年傳昔先王議事以制議讀爲儀儀度也制斷也謂度事之輕重以爲斷制也今案婦人從人者也不自度事以專制故曰無儀即易家人爻詞

所謂無攸遂也公羊傳遂者主事也婦人無義事猶公羊言大夫無遂事也左傳言婦義事者處變之權詩言無儀者處常之道孟母引詩此句而釋之曰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三從釋詩無非無擅制正釋詩無儀三家詩必有訓非為違儀為度者為列女傳所本婦有婦容毛傳謂無威儀固非婦人以孝敬為先即善也箋以無儀為無善亦非

斯千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無羊疏而復之至此而成謂復先王牛羊之數○三家無異義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牯疏曰牯黃牛黑

也女宣王也宣王復古之牧法汲汲於其數故歌此詩以解之也誰謂女無羊今乃三百頭為一羣誰謂女無牛今乃牯者九十頭言其多矣足如古也○釋畜牛七尺為牯郭注詩曰九十其牯案郭用舊注之文此魯義也陳喬樞云釋畜牛屬又曰黑脣牯某氏注黃牛黑脣曰牯蓋牯名兼二義毛傳與某氏說同但詩下章明言三十惟物毛云異毛色者三十也若以九十其牯為專指黑脣而言則與三十惟物句不合當主牛七尺曰牯於義為長愚案邢疏引尸子說六畜云大牛為牯七尺此義最古禮用羊者多羊以多貴故曰三百維羣天子無故不殺牛牛以肥貴曰一元大武曰博碩肥臚則九十其牯已見物力之豐

足故雅訓用魯說專主七尺言以下兼有三十惟物句也毛訓通謂黃牛黑脣與此經不合故舍人用之而邢疏不采說文主毛乃獨取之然不能以之釋此經也爾羊來思其角濺濺爾牛來思其耳濕濕疏傳聚其角而息濺濺然呵而動其耳濕濕然箋言此者美畜產得其所○馬瑞辰云濺釋文亦作戢爾雅戢聚也周南傳戢戢會聚也故傳以為聚角貌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注韓訛作譌云譌覺也疏傳訛

箋言此者美其無所驚畏也○玉篇口部引詩或寢或叱叱動也是正字當作叱韓作譌云譌覺也者釋文引韓詩文譌古訛字陳喬樞云眾經音義十二云訛古文譌譌叱三形同蓋皆以聲近通用書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五帝紀作便程南譌釋詁訛動也釋文云訛字又作叱亦作譌是其證也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餼三十維

物爾牲則具疏傳何揭也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異毛色者

之色異者三十則女之祭祀素則有之○說文蓑下云艸雨衣秦謂之草草下云雨衣一日蓑衣蓑从艸後人加之也孔疏經言三十維物則別色之物皆有三十謂黑赤黃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祭祀之物當用五方之色犬人鄭司農注物色也寺三家度集流卷十六 鴻鴈之什 七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疏蒸博禽獸以來歸也虞曰薪

細曰蒸○淮南主術訓高注大者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

崩磨之以肱畢來既升疏傳矜矜兢兢以言堅彊也騫磨也崩

擾馴從人意也○不騫不崩者馬瑞辰云說文騫馬腹墊也史

記仲尼弟子列傳閔損字子騫蓋騫本馬腹墊陷之稱引仲通

為虧損之稱故此詩及魯頌皆言不虧不崩說文虧氣損也損

曰虧亦可曰騫故漢書鼂錯傳外無騫汚之名胡承珙云騫謂

羊不肥崩謂羊有疾齊民要術羊有疾輒相汚又云羊有疥者

間別之不別相染汚或能合羣致死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者馬

瑞辰云列子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

西而西即此詩二句之謂升對上章或降于阿或飲于池蓋謂

升於高處非入牢之謂也

牧人乃夢眾維魚矣旒維旗矣大人占之眾維魚矣實維豐年

旒維旗矣室家溱溱注魯維作惟溱作藁疏傳陰陽和則魚眾

旗所以聚眾也箋牧人乃夢見人眾相與捕魚又夢見旒與旗

占夢之官得而獻之於宣王將以占國事也魚者庶人之所以

養也今人眾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也易中孚卦曰
豚魚吉溱溱子孫眾多也○牧人者周官牧人之職詳具孔疏
魯維作推溱作蕪者潛夫論夢別篇詩云眾惟魚矣實惟豐年
旒惟旗矣室家蕪蕪此謂象之夢也此魯說溱溱蕪蕪皆借以
形容其眾多也漢書敘傳注引應劭音義云周宣王牧人夢眾
魚與旗旒之祥而中興應亦用魯詩也漢書藝文志詩載眾魚
旒旒之夢明著大人之占以考吉凶此齊說馬瑞辰云眾即蠓
也乃蚤或體字春秋有蚤公羊皆作蠓文二年雨蠓于宋何休
解詁曰蠓猶眾也此詩眾又為蠓之消借蠓蝗也蝗多為魚子
所化魚子早荒則為蝗豐年水大則為魚即蝗亦化為魚埤雅
云陂澤中魚子落處逢旱日暴率變飛蝗若雨水充滿悉化為
魚是其證也此詩牧人夢蠓蝗化為魚故為豐年之兆眾惟魚
矣與旒惟旗矣二句相對成文爾雅維侯也侯乃也此詩二維
字皆當訓乃蠓乃魚矣謂蠓化魚旒乃旗矣亦謂旒易以旗蓋
旗本以繼旒者也說文旒錯革鳥於上所以進士眾旗有眾義
故為室家溱溱之兆丁氏希曾亦云眾乃蠓字之省引見盧文
昭鍾山

札記

無羊四章章八句

鴻鴈之什十篇三十一章二百三十句

詩三之一 卷之十 鴻鴈之什

